

# 香城國

作者: 德忌笠

Powered by [紙言](#)

# 第一章 蕭啟航

## 第一章 蕭啟航

寒冬的早晨冰冷入骨，但對曾經在北國監獄沒有暖氣的囚室中每天清晨起床的蕭啟航而言，這種溫度最多叫做清涼。這一刻，心中的熾熱隨着血管燒到四肢八骸，大腦一遍一遍只排演着今天這個重要日子所要做的事。穿好衣服踏出房間，兩名保鏢 Rai 和 Yubi 已肅立在一旁，看見蕭啟航從房間走出來立即給了一個敬禮。

他們是喜馬拉裔人，雖然穿着西裝，但其挺直腰板的模樣，不難想像改穿軍裝的話便是一個剽悍的士兵。為全體候任內閣選用喜馬拉裔保鏢一事，由總理親自決定，畢竟喜馬拉裔人可算是最支持本黨的少數族裔，在北治末期獨立運動及大選時期皆矢志不渝地支持總理及民族黨。上星期非公開的國防部籌組會議已經決定將成立一支以喜馬拉裔人士為主的本土守備軍團，而喜馬拉本國方面也由於地緣政治關係，在本國授意下同意讓雙重國籍之人可參加本國軍隊，更預定於本國正式獨立後將協助培訓新軍。

總理本人與喜馬拉裔交好一事，可追索至北治時期。其時總理尚是一名記者，他於一次綵紡紀念陣亡喜馬拉裔士兵的週年紀念中認識數個前士兵，就此對該族產生興趣，三不五時在信號山一帶的喜馬拉裔社區中作探訪，又於報上寫文章關注其族之民生問題。及後總理棄筆從政，籍着早先與喜馬拉裔的關係，把對關注擴展到各南亞少數族裔。因此，早在北治時期本黨未籌組之時，喜馬拉裔社區已是總理本人議席之票倉。當然，就各閣員而言，喜馬拉裔保鏢之忠誠、體格及言語不通，在這敏感時期作為保鏢也說是上上之選。

雖然尚處於過渡時期，新政府不算正式成立，但實際上已在運作。蕭啟航的官職是總理府新聞長，該職位前身是北治時期的行政長官新聞統籌專員，對此職位香城人應該一點也不陌生，全因在北屬時期有一類像小丑的角色曾擔任此職位，此人本是民主派一員，加入政府後卻高調攻擊前盟友，加之本身能力不足，所管理之官方社交媒體釀成多起公關災難，此後本職位都歸回傳媒出身的人士擔任，以跟傳媒聯絡及打好關係。作為總理老戰友及多年傳媒人的蕭啟航，被任命為此位時，黨內外頗有聲音替蕭啟航不值，認為蕭啟航多年來跟隨總理左右，更在廣播道暗殺事件中為總理擋過一槍，起碼當得派一個部長級的職位。

然而，知情人仕卻深知其中內幕。總理一向頗為欣賞英國的BBC及日本的NHK兩大廣播機構，他認為兩個公營機構由於不是私人機構，由政府出資，能制作不需顧及商業需要的節目，特別是那種科普向的節目，能大大提升本國人的知識水平。況且，作為前新聞從業員，總理明白公共廣播機構的重要性，特別是電視廣播，雖然近年的電視收視已較以往低，但晚上黃金時段「大台」往往也能獲得20多點的收視，這在世界多國中也是僅見的高比例。北屬時期大台及大部份媒體受着北方的影響，皆自我審查且偏向支持政府施政，但各媒體是商業機構，有時立場往往就偏向自己的利益。總理的想法是先讓蕭啟航任新聞長，讓他在此職位累積人脈，再看機會改革廣播局，提升節目質素，同時加大國營電視台的規模，增加其影響力。

新聞統籌長職位不高，但在新舊交替的時期，蕭啟航的位置卻顯得很重要。就任以來，一切比想像中簡單，因為除了多份明顯有北方背景或直接由北方擁有媒體外，其餘的媒體都爭先恐後的前來表忠，然而，蕭啟航的挑戰也不是沒有。話說在北屬時期建制派的旗艦大報為百份，而民主派則為生果。兩大報實力相當，多年來互相攻訐，多場輿論筆戰都在兩報之間發生。

後來時代變遷，民主派分裂出本土派（即後來的獨派）本土派對生果報宣揚民主的老調頗為不滿，導致其報之支持者跌了不少，但這還不是致命傷，致命傷是其支持者大多年紀較輕，再沒買報之習慣，

且網上的少眾媒體當道，導致生果報出紙大跌。反觀百份報讀者年紀偏高，好手拿報紙閱讀，又不習慣改變習慣閱讀網上資訊，至此百份可說是穩執報界牛耳。

至獨立已成定局，一向口誅筆伐獨立運動的百份方知壓錯注，老闆小白為保住地位，慌忙調轉槍頭，高薪請獨派寫手進來爬格，又控制自家評論員轉以民生經濟為題，減輕反獨立的色彩，希望安然地把角色轉換。然而，多年來百份作為親北方旗艦報，何以又有獨派評論員肯投效？原來獨派評論員早已覬覦此報的影響力，紙本報紙始終是獨派媒體的真空，有此機會在這日均銷量達五十萬的媒體上插旗，可說是何樂而不為。似乎是雙贏局面，誰知百份的投效卻橫生枝節。

話說百份的一個高層曾於北屬時期乘搭本地航空巨擘民安航空公幹，上機前帶的行李重量超了重，便向地勤人員交涉。這種情況在航空公司地勤來說可說是見慣見熟，除即便建議該高層補錢或另行托運。該高層的北方習氣極濃，二話不說，便表明自己是某某報的高層，認識民安的某某高層云云。地勤職員聽到當然哭笑不得，立該便婉言拒絕，該高層氣不過，拿出小氣簿把所有職員的名字都抄下來後便付錢先行上機。

事後該高層自然便馬上聯絡他的那位航空公司高層朋友，誰知民安航空的母公司乃英資的甸地洋行，講究的是層層管理兼分工明確。那位航空公司高層朋友職位雖高，但地勤客務或投訴都不是他所負責，一聽之下知道他這位傳媒老友本來就理虧，要為這芝麻綠豆的小事而插手其他部門他自然不做，再者民安的工會頗為強大，管理層對工會一向既驚且畏，如果此事被工會抓住痛腳，掉了工作事小，給工會找到機會發難，其後果無窮無盡。

轉念一想，不就是那一點行李費用，便在賽馬日於馬場開了一席想請百份高層吃一頓便算數。誰知那天百份高層賭運倒足了霉，買什麼輸什麼，成了一盞明燈，席上老友一邊取笑一邊買對家贏個盆滿鉢滿。航空公司高層心知今天不是機會，想着下次再處理那誤會，誰知百份高層，輸得頭昏眼花，出門前一望，看面民安高層就在旁邊，便問起之前行李事件處理成怎樣。民安高層多年來縱橫社交界，也不是省油的燈，便說此事確是他們不對，答應送出兩張來回頭等機票給百份高層。

本來此事就此了結，那百份高層面子有了，着數拿了，也不心足，竟掏出他那本小氣簿問起當天的地勤有何懲處。民安高層心下惱怒，但知道百份報的風格如何，此人得罪了必後患無窮。便忍着氣謊稱此事正在調查，稍後會有結果。誰知百份高層雖心胸狹窄，卻並不胡塗，知道民安高層不敢得罪員工，便開口譏諷，說他做到如此職位，卻畏首畏尾，又說他不夠朋友，小小事都幫不上忙。民安高層此刻怒火沖天，但他多年在英國留學，受英國文化影響，是一個英式紳士，也不和他吵架，告個罪，便在百份高層的譏笑聲中離去。

那百份高層影響力果然大，竟能在一個星期內連出三篇民安航空的負面報道。想着那位百份高層下了氣便算，誰知過了一段時間，百份又出文章，攻擊有如無窮無盡，更在年度由國際調查機構對航空公司作出的評價後，對評價下滑的民安航空大肆攻擊，每次報導民安航空時都以因管理不善而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榜中節節下跌的民安航空形容之。

其實該百份高層固然心胸狹隘，但老闆小白卻不是蠢人，他容許手下無端大肆攻擊其實有其背後原因。原來香城有兩大航空公司，民安成立達百年，實力強大加之由老牌洋行所持，注重服務質素和品牌形象，一向是航空界老大。另一航空公司叫香城，雖名為香城，卻其實由北資所持，雖多番努力建立形象，但民安不但本地基礎良好，其服務質素更達到世界最高水平，地位實在難以撼動。北人做生意不甘屈居人後，香城的老闆不惜工本，即使虧錢打價格戰也要搶佔市場份額，但效果始終不佳。後來香城老闆搭上了百份老闆小白，小白盤算北方其實也看不慣香城航空業由英資領頭，必樂見民安會被打倒，便一口應承，正好發生這行李事件，小白便授意手下找藉口便進行攻擊。深仇自此結下，民安那邊初時還道確是因為那行李事件，深責那高層處理不當，但時日過去，攻擊未停，多次找方法

尋求和解卻始終不得要領，時任主席葛達時心下雪亮心知必是香城的手段，以百份報的地位，民安也拿他沒辦法，也便隨之而去，最多不在航班上提供百份報。

獨立漸成事實，商界表面平靜內裏卻充滿不安之情。民安百年企業，戰爭經歷過，英治經歷過，北治也經歷過，始終屹立不倒，自有其生存之道。葛達時帶領民安多年，在北治末期飽受香城挑戰，心知自己在政治上已吃了虧，居香城多年，粵語中的諺語記得不少，記得粵語有一句話叫有麝自然香，外面環境控制不了的多了，回首提升公司本身服務質素，不打價格戰方為正道。到新政府成立，政治風向大變，總理認為獨立國家需要一個國家航空公司以負擔一些特殊任務，特別是香城人早年因北治時期的政治問題，有多達一百多萬人在外地。

以歷史論，其實民安早於英治時代已是香城的「載旗航空公司」，後於北治時卻因政治因素被取消此地位。葛達時平時多有留意本地政治，心知國家必定有此需要，和母公司提出此事，甸地方面認為集團乃盈利機構，所有決定皆應以公司的利益為依歸，至於是否成為國家航空公司，盡可由民安方面權衡輕重作出決定。葛達時心知此事在利益上其實頗有商確之處，母公司方面其實頗有興趣，卻不願擔起責任，便先和董事局開會討論。此事政府還未正式對民安提出，葛達時為人小心，開會時就和董事局成員聲明，此事需嚴守保密。會議中羅列了其中優缺點，近年香城航空在各領域窮追不捨，讓他們再成為載旗航空公司的話，聲勢必然大震，香城航空肯定能借此趕過民安。

此外，如今民安在機場有特殊地位，其櫃位在機場中最當眼處，又擁有開口、升降的優先使用權。機場雖由政府所有，但民安一向於機場管理、發展等皆有甚多發言權。若不成為載旗航空公司，這些特權必不能維持。但缺點也不是沒有，國家航空公司負有諸多責任，雖不知政府要求為何，但國際上大致要求是在必要時需在必要時不以商業利益為優先考量。舉例說，在戰爭或有需要撤僑時，公司有義務派出包機接走僑民，更甚者，飛機有需要時要供軍方徵用作軍用用途。此外，香城雖然狹小，不用像其他國家的國家航空公司般營運虧錢的國內航線，但即使營運國外航線時也不能純以商業角度考量，某情度上需配合政府的外交政策。

舉例說，獨立後最早和香城建交的太平洋島國斐加，政府早前為答謝其承認，便答應提出緩助。現今香城還沒有直航機到斐加，相信政府將要求載旗航空開辦這些難以賺錢的航線，載旗航空甚至可能要為此特別買入小型飛機為這些航線使用。董事局最擔心的是公司的獨立性，政府有機會要求入股公司，甚至影響母公司對民安的控制。會議中盤算政府的態度，前車可鑑，總理曾多次表明不會把電力公司和煤氣公司等公用企業收歸國有，國際上也有很多國家航空公司是私營機構，相信公司只要做好其義務，政府便會給予公司相應的地位。會上粗略估算，承擔載旗航空公司義務的成本不高，但獲得的利益卻遠超其成本，董事會基本同意爭取成為國家航空公司。

既有共識，民安這邊便馬上開始行動，民安作為本地第一大航空公司，要爭取成為國家航空公司其實是理所當然的事。葛達時在香城商界混跡多年，在政商界都頗吃得開，對政府的現狀也很清楚。政府有說過，一切平穩過渡，國會由民主派和獨派聯合執政，但國家已立，又是民主政體，那民主和獨立之名何在？執政聯盟為爭取選票，過往北治時期的種種社會不公自是首要處理的對象，執政黨要面對選民，大企業過往的特權可能不易維持。但航空業始終是特殊工業，本身要面對國際上的激烈競爭，相信開刀也不會先找民安。在這階段，葛達時先找了他在政府中的朋友「收風」，知道內閣方面也頗有意讓民安成為國家航空公司，提出的條款也和董事會差想的相若，就只加了一條幫助建立空軍。這要求合情合理，退役空軍又可收為機師，只待再一次內閣會議落實，也不用過國會那關，相信便可作實。

---

煙雨濛濛，西敏的春天彷彿無窮無盡，孤零零的一把黑傘溜進了肯辛頓-車路士區的一個小公園裏，長椅之前停低，站着。低調而又高貴的SAB紳士傘下伸出了一隻手，LA MARINE

手錶正指着下午三時正，約定的來人沒有到，舉傘人左右看看，拿起了一台放在長椅下，不起眼的手提電話。鈴聲響起，舉傘人接聽了，內容聽不清楚，但舉傘人似乎講得相當激動，怎至雨傘也在微微抖動。跟了一段時間，他這天下午莫名其妙的舉動，相信可印證情報局對他的估計。

果然，他的舉動進一步印證了我們的估計，他去到了唐人街。我站在‘西敏華埠’的牌匾前，想了一想，還是跟着過去。我的外表在這裏很突出，唐人幫派小伙在我進街的時候就已經留意着我，但非常時期，我不能放棄這個機會，現在再叫支援肯定來不及，況且現在情報局也只有幾個特工在西敏，各自另有任務，舉傘人溜進了一幢老舊的商廈，一身傳統英式紳士打扮，絕不像會來唐人街的高等唐人。

他叫伍義，是英治時期第一名華人立法局議員的後代，他的家族移民來英已達三代，在英國唐人間很有影響力。情報局懷疑伍義與本地的親北人士勾結，要以他在英國香城人之間的影响力，以圖阻止獨立的進程。我尾隨着伍義，上到二樓，他進了一間小小的會計師樓，我看旁邊有一空房，便先躲進去。拿出探聽器，隔着牆聽到伍義和一老人的談話，他們都操粵語，沒幾句便開始進入正題。老人沒幾句便自我介紹，自稱是百份報的全權代表，能代表百份老闆作一切決定。接着便直接開始談價錢，我急着想知他們計劃的詳情，還好價錢很快就談好了。

伍義的任務很簡單，就是搭上民安的主席，然後作為百份為民安的中間人，與百份報和好，然後出讓部份股份給百份的老闆小白，而百份交出的代價則是不再攻擊民安及幫助民安成為香城的載旗航空公司。但最重要的是一切保密，原因是小白其實也和另一本地航空公司香城航空也有類似協議，他的如意算盤是無論如何都要成為載旗航空的股東，進而對未來組建的空軍保有影響力，讓他在獨立後繼續在香城的政商界保有影響力。原來一切都是誤會，看來情報局的收風能力真的有待改進。

澎一聲，門開了，一群唐人站在外面，其中一人指着我說：呢個黑鬼係度做咩，係咪偷聽！另一人道：邊有可能，我係西敏幾十年，從來冇見過黑人識講粵語，哈哈！我立即把探聽器收起來，特意用充滿非洲口音的英語表示自己見這裏有空房，只是想在這裏睡。我快步離開，走下樓梯，誰又想得到一個畿內亞人以難民身份居於香城，竟被招進情報局，成為一名香城特工！咁！我失去平衡，倒下樓梯在失去意識前，只聽到伍義的聲音：呢個人已經跟左我幾日，搞掂佢，然後掉去Brixton，呢d人一日死幾個冇人會注意！局長說得沒有錯，我們其實還沒夠班出來做任務看來，我再沒機會再看橫山的日落了.....

---

這日是週日的午後，載旗航空公司的事一切順利，讓葛達時心情極好，在香城會的咖啡室中跟三個朋友打着橋牌，談談政商界的趣事。這日的牌友有甸地地產的羅克，南方英文報的主編文榮傑，還有巴克盧資本的麥榮。他們幾個算是老朋友了，都是英國人，在香城的上流英國人圈子裏也都頗吃得開。

羅克明顯今天狀態不佳，計算磅數很不準確，玩了一會，見他好像越玩越差，文榮傑便提出到雪茄房吃一口雪茄，他剛獲得了一盒La Gloria Cubana，正好在此拿出來大家品評。

雪茄房的角早有一人座着在抽雪茄，遠看大概像是個華人，但房間燈色很暗，加上煙霧瀰漫，大概是個中年人吧。葛達時點一點頭打了招呼便跟其他人走到另一邊角落座下。點起雪茄，羅克娓娓道出他近來面對的困難。地產霸權被政府視為新政府頭號要解決的問題，種種跡象顯示政府將在短期內大幅改變土地供應及房屋政策。甸地地產早前投資的大批土地大有虧本的可能。

聽着羅克在訴苦，其餘三人的心情也沒受太大影響，獨立後政府總體政策上沒太大改變，總理在公眾或私下也多次重申政府隨了住屋等和民生有巨大關係的政策外，利商自由市場的根本政策不會有大改變，商界憧憬香城未來發展將與石叻相近，相信依然十分適合營商。抽了一根雪茄後，麥榮說他近

來得到了一支Chateau

Latour，羅克聽到，嚷着便要去試，葛達時和文榮傑是蘇格蘭人，不太喜歡喝紅酒，便決定留在雪卡房喝兩口威士忌。

房角的男人站了起來，也走到吧枱去要酒喝，走過的時候看了這邊枱一眼，文榮傑輕憶一聲，站起來走了過去攀談了一會，兩人一起走回來。葛達時見是一個陌生男人，聽文榮傑介紹說是他的同行，問可否一起座，葛達時當然歡迎。談了一會，聽那男人一口流利的劍橋口音，評論新政府的政策，講得頗為精辟，有些看法更是聞所未聞，卻又合情合理，聽得頗為傾心。葛達時覺得此人大可一交，但卻還不清楚其底細，但心想自己的身份也不是什麼秘密，便先自我介紹，以探得對方的身份。

那男人聽到後也沒怎麼驚訝，接下來即自我介紹，他名叫伍義，是一名財演分析員。再談了一會，話題被伍義慢慢帶到載旗航空公司的問題上，葛達時自然不會亂說話，整個話題大都是伍義跟文榮傑在談。言談之中葛達時聽出伍義對政府的取態和事件的進度頗為熟悉，文榮傑雖也是傳媒人，但他在這事上的進展也不太清楚，只是在繼續套伍義把所知說出來。

伍義的資訊大概和葛達時所知的差不多，畢竟他在政府中也頗多線眼，對伍義知道此事的進度也不太出奇，始終自己在政界中朋友多，也不代表人家在政府中沒有我朋友。細談下來，伍義突然表示，其實內閣中也有閣員支持把載旗的待遇給予香城航空，甚至有意見想讓兩間公司都得以載旗。這樣一來，葛達時心中一震，心想這資訊從沒聽過，追問之下原來總理認為此事既有爭議，何不先緩下再議。葛達時聽到這消息，也沒心情繼續喝酒，臨走前請二人賣個人情給他暫不要公開事件，便立即找個藉口離座，要回去找內閣的人問一問。

內閣雖未正式就職，但早已運作數個月之久，和葛達時對口的是運輸局局長羅光至，他也是葛達時在政府中最高級的對口單位。羅光至從北治時代已擔任此職，新政府成立後被總理挽留繼續其職位。他為人尚算正直，平時跟他打交道說一就一，他答應了的，絕少會有改變，今次竟然有此變數，令葛達時大惑不解。羅光至在電話中一開始便即致歉，原來在剛剛中午的內閣會議中有閣員提出把香城航空也放在考慮之列，總理馬上就把決議叫停，餘下的便和剛才伍義所講的差不多。羅光至也表示不宜再說太多，安慰了幾句便收了線。搞清楚情況，葛達時馬上召集幾個親信開會講清楚事情經過。幾個人座下來，葛達時把現在情況交代清楚，只見席上諸人皆面色凝重，幾名親信也拿不出甚麼主意，他們在商界多年，與政府打了多年交道，心知有這一阻滯，往後即使同樣取得載旗的地位，或許便相應地將交出更多條件。其中一人更破口大罵，他曾於集團內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分公司工作，多次受當地政府索賄，他肯定這是政府官員索賄的手段。

這懷疑也不無道理，如今執政聯盟由前獨派和前民主派所組成，前民主派還好，但獨派卻有名是一窮二白，如今身居大寶，要拿些使用似乎也合理。廉政處金漆招牌依然閃亮，但改旗易幟，誰知香城是否還如往日廉潔？如今政府態度曖昧，主動提出給予一些個人好處一不小心可能會被抓住痛腳，幾人商議好，還是等有什麼人接頭問拿好處再說。事件中唯一令葛達時暫時放心的是，此事尚未為傳媒報導，若不趕在傳媒報導前先行處理好的話，一頂官商勾結的帽子帶下來，如今民主政體，政府必會再提高條件。

葛達時自付與各傳媒關係尚算不錯，只要不被死敵百份報抓住痛腳，相信也能先把事情壓一壓。好事多磨，葛達時的心情自然不佳，送走幾個親信後便向母公司甸地回報，甸地方面當然不會有什麼好說話，更警告此事若處理不好，其負面影響必定會同時認響母公司在航空業的其他投資。葛達時心想，原先提此提議的時候甸地方面態度無可無不可，如今又變了志在必得，仿佛所有責任都指向自己。想着再喝一杯威士忌便睡，明天還要一早起床回公司再研究解決辦法。這時，電話響起，原來是今天剛認識，交換了聯絡的伍義，深夜打來，表示有急事想面談。

葛達時心下盤算，此人必是就載旗航空一事而來，如今事件像陷入了泥沼一樣，見一見他可能有好處，說不定就是那個「接頭人」..... 葛達時立即答應，便邀請伍義到他在半山的別墅一聚。打電話叫了司機出去接人，穿好衣服，葛達時靈光一閃，開了錄音筆，放在衣袋裏，便等客人到訪。不用半小時，伍義到了，葛達時到大門迎接，先把伍義由頭看到腳，見他還是穿着下午的西裝，看來由下午的聚會起一直沒回家，便着管家先送客人上房。伍義的態度與中午時大不相同，說話又急又趕，全無儀態，再無剛才那種風度。

葛達時不感出奇，他在香城多年，被北方的官員當面指着鼻子罵白鬼也試過，對唐人的‘變臉’一早已習慣。伍義講出他的主張，葛達時當然也不那麼容易答應，只推說需要和董事局和母公司商議。只見伍義越說越急，一時說百份報的影響力，一時說香城航空那邊已搭上了內閣閣員，更暗示在必要時候百份報會公佈事件，到時事情便更不好轉圈了。葛達時不致可否，便只要求給他一點時間答覆，會盡快回答他。

蕭啟航在兩名喜瑪拉保鏢護衛下上了車，沿公路往橫山去，沿途堵車自然少不免。獨立後內閣在幾個月內極速解決了很多北屬時期的問題，但交通問題新政府卻顯得促手無策。北屬時代末期，由於高地價政策以及大量北方移民擁入，房屋問題已到水深火熱的地步。

自治政府為了麻痺市民的反政府情緒，要從解決房屋問題挽回支持，便以大量興建政府房屋，加快賣地等方法以解決問題。在中短期果然有所成效，但政府以不顧一切的手段建屋，如改球場、公園用地建屋，及在市鎮邊錘建屋等，完全無視長遠的都市規劃，市民沒有休憩空間還好，各市鎮卻因人口上升，公共交通系統跟不上而讓交通問題十分嚴重。到新政府接手時，香城一向引以為傲的集體運輸系統可說已搖搖欲墜。這次情報局一名特工於國外殉職，其殉職卻是源於情報局的情報出了差錯，讓特工死於當地的幫會手下。一時間內閣震動，此事明顯暴露了情報局的各樣問題。

香城多年來相對鄰近地方都較為自由，自二戰以後一直是各國收集情報，進行間諜活動的地方。然而，香城本身的特工機構卻一直由其宗主國所主持，在英治時期的政治部也有香城人參與，但主權移交後卻全都被延攬回英國。到北治時期的國安四局，則由於北國的的不信任而竟然沒任何香城人參與。

到獨立後，面對外部的威脅，總理立即成立了情報局。香城面對多年來在情報，間諜方面的空白，內閣中也有聲音想借‘獅子山之心計劃’即新政府成立後提倡的海外香城人回流計劃，順道聘回移居外地的情報局人士，但新政府雖與英國關係良好，但也不見得好到會放這種敏感人士回流，而新政府這邊也不見得會相信這批人任如此敏感的工作。因此新成立的情報局可算只是個半桶水機構，在各方面都頗欠經驗，特工的訓練也明顯不足。

殉職的特工叫張港生，顧名思義，他出生於香城，土生土長，也通過了情報局的測試，肯定是忠心於國家。唯一與大部份香城人不同的是他的種族，他父母來自畿內亞，以難民身份居於香城多年，與其他香城非裔人一樣聚居於橫山。這次特工殉職事件被列為最高機密，傳媒方面獲得的消息非常有限，公眾只知道死了一位特工，和特工死了在英國，其他資訊一概欠奉。

總理非常重視張港生的葬禮，張港生的死源於情報上的批漏，經調查後更發現原來是跟錯了線，跟蹤對象原來只是個商業間諜。但作為國家成立後第一位殉職公職人員，以國葬級別下葬，其儀式大致與以前的最高榮譽類似。所有高級政府官員，商界名流，還有大量市民都出席了張港生在橫山的葬禮，他被塑做成國家的英雄，總理希望借他的死維繫了香城人相對薄弱的民族意識。陪伴遺體送往機場的車龍有十多公里長，張港生的家人希望把他的遺體運回故土。總理以粵語和富拉尼語宣讀悼詞，這是總理的一貫把戲，他學習語文的能力很強，會說本地不同少數族裔的語言，這次特意練熟了講稿再出來宣讀，其實現場會聽富拉尼語的人除了張港生家人外不知有沒有二十個。

遺體運到機場，靈車直入停機坪，民安航空的包機早已準備好，深藍色的香城國旗醒目地包覆着大半架機身，此機的塗裝是特別為慶祝香城獨立及民安航空成為香城國家航空公司而畫，想不到她第一個任務便是接載國家英雄的遺體。簡單而隆重的儀式過後，專機便帶着張港生的遺體回到他一生從未踏足的母國落葬。

蕭啟航一早留意到民安的主席葛達時也在場，儀式過後，葛達時示意蕭啟航留下，另行僻室而談。葛達時跟蕭啟航算是老相識，而這次民安獲得載旗之事其中又得他的着力斡旋，葛達時自然對他大加感謝，並在會面中提出了一些要求。

---

葛達時多年前就在英國認識的蕭啟航。當年葛達時回國渡假，與太太到威爾士坐高原火車，還是大學生的蕭啟航同樣喜歡攝影，就在蒸氣火車的轟隆聲中，兩人成年忘年好友。他們回香城後聯絡不多，蕭啟航後來參與政治運動，出入監獄，葛達時是正當商人，不敢招惹，兩人就此斷絕聯絡多年。

到獨立以後，蕭啟航搖身一變成了高官，葛達時不好意思攀交，也就發訊恭喜罷了。當晚葛達時在家中與伍義會面後，帶着那錄有見面錄音的錄音棒去見蕭啟航。把情況都告知蕭啟航後，蕭啟航心下大喜，但表面卻作了一個很為難的表情，他聽了錄音後，表示人家小白的行為是純商業行為，透過‘中間人’來找他要求入股，也可算是一買一賣，他站在政府立場只能保證必會客觀公正的處理事件，且一定不會有貪污的情況出現。

然而，蕭啟航突然想起一事，臨行前跟葛達時講，如想事情有轉機，大可先不要理會伍義，這事也不用再跟其他政府人員談起，兩天內可能有事或會改變事件。葛達時心想也不差在兩天，當場便答應了。原來總理早幾天向親信透露了特工死亡的真相，政府掌握的資料雖不齊全，但大概知道該商業間諜來自百份報，而交涉對象則是香城航空，政府見與國家安全無關便不再跟下去。蕭啟航對比葛達時這晚說的話，知道問題可能來自執政聯盟的白鴿黨，想起一計，便想急急離去。

香城獨立後行單議會式的議會民主制，前立法會被升格為國會，國會執政黨將籌組政府並組成內閣，由於時間較為倉猝，國會議員的選舉方法與前立法會大致一樣，取消了功能議席後將七十個議席分進五大選區，各黨派再組成名單競逐。

這種比例代表制其實是北治時期北方所精心建立而成，親北選民動員力高，能被北方輕易的分配選票，反觀獨派及民主派，他們黨派眾多，選票分散，導致獨派及民主派的選票加起來雖遠較親北派高，但其當選議席卻僅僅高於親北派。在剛獨立時還是臨時總統的總理，心想獨立公投既以大比數勝出，接下來的國會選舉自是也可大勝，心中所想就是如何將國會選舉的勝果加大，以利將來管治效率。

誰知選舉結果令全國大跌眼鏡，總理帶領的民族黨勝出的議席有二十席，即使加上獨派的議席也只有三十席，要再邀請民主派政黨才夠過半數的三十五席。就在這個情況下，總理和民族黨被迫與白鴿黨組成聯合政府。

其實當時的民主派大黨有三個，包括公明黨，工社黨及白鴿黨。理論上民族黨是應邀請公明黨合作，因為公明黨一直有較多與獨派合作的歷史，在獨立的過程中也頗同情獨立派，甚至在民主派中有最多的黨員在獨立運動中被拘捕。然而，公明黨法律至上的黨格卻讓民族黨內部相當不滿，北治末期，司法界被北方背景的法官大量滲透，民族黨希望在獨立後再‘清洗’司法界，相信必被既得利益的公明黨所反對。即使不選公明黨，也可選另一個較同情獨派的民主派政黨工社黨合作，但總理個人卻認為民族黨本身在政治光譜上已算是中間偏左，若再加上算是左派的工社黨，新政府必難解決總理一直想解決的移民及難民問題。白鴿黨雖為民主派，但多年來都有黨員加入政府的往蹟，加入政府後又很快變成當權者的忠實維護者，總理認為引其作聯合政府，相信儘可控制得住，便請她作聯合。



關於載旗航空，早於臨時內閣成立後第一次內閣會議中，總理已表示有意讓一家商業航空公司擔當國家航空的責任，並表示屬意民安，其時諸閣員皆沒有意見，就如葛達時所知，內閣皆認為航空業沒有太大與民爭利的情況出現，既然如此，何不讓她繼續以商業公司形式存在，讓她擔負其中責任以及幫助訓練未來成立的空軍就夠了。

誰知到第二次關於載旗航空的會議，負責運輸的羅光至竟連同兩名白鴿黨員大力反對，羅光至表示香城航空方面找過他，表示極有興趣擔當載旗航空，又能提供較民安更多的利益予政府，包括肯折價轉讓其股權予政府讓政府直接控制。總理對白鴿黨這邊突然提出新提議不太滿意，但也起了警惕：白鴿黨的保密性或許有問題。

為了尊重這幾個平時乖乖的白鴿黨盟友，總理也不好即時反對，他自忖，只要沒出什麼意外，最後也只會給予民安載旗的地位。

白鴿黨一早與百份報與香城航空有所共識，他們安排定當，伍義、前白鴿黨員現任閣員羅光至、甚至當天讓葛達時不少心‘撞見’伍義的那位主編文榮傑也是這場‘大龍鳳’的一員。百份假意請民安合作，為了令葛達時上釣，特意提出入股民安，這個要求中間大有學問，要拿捏得剛剛好，既不可以讓他立即拒絕，也不能讓他馬上答應，接下來那管他隨後再找伍義也好，去找羅光至也好，整個計謀已成功了一大半。

無論如何，百份的記者早已準備了在伍義跟羅光至家中，只要葛達時一來，馬上來一個鋪天蓋地的即場新聞網上直播，第二天一個早已準備好的五版新聞報道，這個建國後第一單官商勾結，必令民安失卻載旗而香城得之。幾方人馬一早已分好好處，過後小白將得到香城部份股份，進而成為集團的新主席，這是因為香城老闆乃北人，總理自不會讓國家航空控於最大威脅的鄰國手中，小白雖為舊親北派，但其手下媒體早已看清風向，早在獨立前不久已變為獨派媒體，也勉強算是一個‘愛國商人’。小白控制國家航空後，中期可再要求甸地交出機場的權益，而長遠來說，國家建立空軍也會讓他參一腿，香城一向沒有本地財團做軍火生意，而空軍又算是海陸空三軍中最昂貴的軍種，到時生意之大，可說是無可估量。

此計劃跟與民安合作相比，第一，與香城合作小白參與度更多，事後所得的報酬也會高得多。在民安那邊小白頂多能成為其中一個主要股東，但在香城這邊，同樣金額的入股卻可讓他成為主席。第二，民安一早於香城航運界有諸多利益，即使再獲得載旗地位，不多不少也只是錦上添花，但香城卻可借此一舉搶到不少利益，對其未來發展有極大的影響，其後利潤增長，可最大化小白的投資。

在香城的原老闆，看似失去公司控制權，退居成無投票權最大股東好像是吃了虧，其實不然。首先，香城老闆始終是佔最多股份，在商言商，未來公司得到重大利益，他始終能得益。其次，這點則較為隱秘，香城母公司乃一間北方的民營航空企業，獨立後北方頗想收購各個香城的北方民企，令香城即使獨立，但依然保有對她的影響力，令香城繼續成為其勢力範圍。但香城老闆頗不想賣盤，原因是香城航空乃其集團之金蛋，早幾年北方經濟不景，香城的優秀表現竟養起了整個集團，如今只是無投票權大股東，北方對其只能賺錢，沒有影響力的股份自然沒有了興趣。

在羅光至，事件後他自會被調查，甚至苦肉計下可能要受牢獄之災，但這已是他留在香城的最後48小時，他已準備好48小時擔任他人生中最後一個位置：某中美洲小島的島主。他和北治時期的一位政務司一樣，管理私人財產極為差劣，生活入不敷出，兩個前妻連子女的贍養費、現任太太和三位情人的生活費，加上好賭的性格，以他的工資如沒有小白的周濟根本一早不行，這次雖被小白強迫‘還債’，反可了無一身的潛逃而去，相信過後最開心的就是他...

誰不知事情的轉捩點卻是葛達時當晚沒有找羅光至這個一直代表政府的接頭人，甚至連伍義都沒有找，卻找上了蕭啟航。其實葛達時與羅光至關係一直良好，而葛達時也不是不信任羅光至，他只認為這件事是內閣裏某閣員在攪鬼，怎也想不到攪鬼的正是這個平時忠厚老實的老閣員。

葛達時找蕭啟航的原因很微妙，雖然他與政府打關係一直與負責運輸的羅光至為主，而多年來這重關係也確實令民安多了不少好處，但這次來找葛達時的伍義，背後代表的是小白，葛達時認為此事與傳媒有關，而且茲事體大，找一個政府裏負責新聞的商量一下也未嘗不可。葛達時多年混跡於唐人政界，在政治上的觸角很靈敏，他隱隱感到民族黨與白鴿黨在執政聯盟裏的矛盾，找一個能‘直通’總理的人先求救一下也不壞，而就正正是他的這份觸角，竟改變了整個民安的命運。

---

蕭啟航離開葛達時家已在早上七時，他回去換一件衣服就去見總理。他把事情告訴總理後，總理馬上把親信召集，通告諸人，便問起大家有何看法，如何壓住白鴿黨讓自己屬意的民安成為載旗航空。

蕭啟航雖是親信之一，但一向並不長於計謀，讓總理視之為親信，主要是他為人正直，在多年政治運動中也一直追隨總理左右，且與總理皆記者出身，方始安插他與身邊。但這次蕭啟航一早知道了事情，有時間想了一條不錯的計策，眾人一聽，都認為好，便付諸實行。小白見民安這邊一天多後還沒有任何回覆，既不找伍義，又不找羅光至，不知道這老外什麼葫蘆賣什麼藥。但自己乃傳媒大亨，就如跟人決鬥時手上拿着寶刀，牌面上優於對方，只要沒有什麼大失誤，可說是已立於不敗之地。

一於明天就先放一些料出來恐嚇一下民安。回頭小白就親自下指令找總編輯，要他明天選一個攻擊民安的報導做頭條。民安多年來都是百份報的攻擊對象，攻擊的文章放在倉底隨時可以拿出來。總編找了一編‘有乘客’投訴民安經濟倉座位有蚤的報導，找手下記者潤色一下，增加一些字數，拿幾張受害人皮膚紅腫的相片，報導便可拿去版房出版了。

總編見一切都準備好，正準備下班回家，突然，電話响起，是放在政府新聞處的線人打來的，線人說，原來廉政處已立案在查民安，認為民安主席葛達時為了載旗航空一事意圖賄賂政府官員，調查到了要向公眾公佈的階段，廉政處方面早一天先跟新聞處這邊透露，預備在後天公佈詳情。其實載旗事件從沒有傳媒報導過，事件一直處於未公開的進度，相信傳媒方面也只有百份報知道事情的大部份。

總編乃小白的其中一個心腹，他自然對小白的計謀、想法都清楚。心下盤算，這個正是大好機會，如果兩日後等政府公佈事件，民安或許尚有翻身的可能，但若這一刻百份就作總攻擊，以百份一直準備好的‘料’，相信比原本的計謀更為有用。總編馬上把消息告訴小白，小白大喜，當即同意明天就馬上作總攻擊，但同時提醒總編，行文中盡量小心，目標是民安，令她在輿論上不可能再成為載旗航空就夠，但不可過度追究政府，因為小白的最終目的是控制香港，並成為載旗航空公司，如果因而和政府破了臉，往後便不好合作了。

總編深以為戒，這分寸的拿捏說難不難，說易不易，但百份報多年作為親政府喉舌，如何站位討好政府之餘又討好讀者，多有經驗，這正是他旗下眾評論員和記者的拿手好戲。當晚總編立即動員所有評論員撰寫社評，更特別邀請小白也寫了一編，近乎所有的記者皆動員準備特稿。頭版連多達二十多頁的報道講述整件事情的經過，內容大致是民安的主席想收買運輸局的羅光至，代價是在中美洲的一個島，讓他退休後過去居住。報導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中美洲的那個小島其實是準備由百份送出，那個島實際由誰持有當然難以查出，但在此報導中，百份當然大可‘推測’是民安所為。向廉政處告發是小白一早偷偷放下的暗棋，他知道單是什麼新聞直播未必足夠，有需要時來一招移花接木，再把羅光至當棄卒拋出，自己接觸羅光至的渠道一向安全，羅光至發起難上來也不能燒到自身。

想不到廉政處如此有效率竟調查得那麼快，既然如此，一於將計就計。報導連所有評論僅以十餘個小時就完成，看過排版後，總編深感滿意，手下記者對自己的指示很清晰，矛頭只對着民安和羅光至，

對執政聯盟其他閣員也沒有任何問罪之意。報導一出，果然深受各界關注，當天早上電台的烽煙節目中，民眾也一致的表達對民安的不滿。

這天早上蕭啟航的電話響過不停，他早已預料會有這種情況，對查詢通通都表示沒有回應，一切正如計劃所行。載旗事件一為大眾發現，緊接着的就已經是民安涉貪事件，公眾輿論間一開始已有聲音認為應把載旗給予香城航空，百份總編自然也在第一天的社論已找了寫手推崇香城補上，為香城成為載旗航空立下基礎。誰知，事件僅在下午已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廉政處在下午臨時開了一個記者會，先承認接到關於民安的舉報，並正在調查，又點名指百份報今早的報道洩漏了保密的調查，將提交律政提控。百份的律師團隊何其強大，報導出前當然早已徵詢法律意見，自然知道報道是合法，而事關公眾知情權，有輿論支持，自也不怕。

真正事情的轉捩點在當天下午五時，另一大報生果報搞了一場網上直播，訪問民安的主席葛達時，葛達時當場抖出有人要脅要甸地把民安的一部份股權交出，買一家本地傳媒‘悶聲發大財’，在載旗事件中暫不作報道，讓政府‘自然地’通過讓其獲得載旗。更當場拿出一段和百份接頭人的錄音，錄音中把該傳媒的名字隱去，但很明顯，該傳媒正是百份。

一天之內，極多資訊突然洩出，大眾一時之間也難以分辨誰是誰非，百份自然也馬上在網上新聞中推說錄音是偽造，但改為相信民安一方的民眾也着實不少，和指責民安的一派不相上下。其實錄音當然不能代表什麼，這也是為什麼百份以伍義這個沒什麼關係的人接頭，因為即使他被揪出，也不能指證百份什麼。

這一下事情陷入膠着，小白想不到一段小小錄音竟能使民安扳回來。他計謀自然厲害，卻高估了自己報紙的公信力，這編報導若由其他較具公信力的傳體所做，說不定就一下子打得民安一沉不起，但百份多年來攻擊民安，大眾看此報導時其實心裏已先有一層疑問，到底報導是否具有可信性呢？

這點自然早在總理和蕭啟航的意料之中，他們都是做新聞出身，知道百份在公眾眼中是怎樣一回事，他們知道即使葛達時沒有走出來，沒有拿出錄音，只要當中有任何一樣疑點，民安在這事中便足以扳回輿論的支持。那新聞處洩出的消息自然也是蕭啟航有意為之的，這條反間計必讓小白充滿信心，主動出擊。

其實這次傳媒戰，雙方所有的資訊相若，百份的情報其實比政府早得了不少。勝負的分野卻在於對自身的認識，小白和總編對自身的自信做成了盲點。人乃情感的生物，有時人會寧願相信自己想看到的證據，即使證據在理性上並不足夠。第二天早上，總理親自召開記者會，承認一直有研究載旗航空的事宜，政府原來的計劃是內閣裏先進行甄選，再直接邀請航空公司。如今既然大眾對此如此關注，政府決定另組獨立委員會甄選有意參加的航空公司。至於羅光至，他今早已遞交辭請，總理也已接受，其局長將另由白鴿黨另行找人擔當。羅光至的政治生涯當然就此玩完，白鴿黨也一貫其‘紀律嚴明’的作風，快速和羅光至劃清界線並馬上把他逐出黨。

其實多年來白鴿黨可算是前民主派中較為親北的一個派別，在北治時期有數次‘背叛’民主派的往蹟，單獨與北方合作。黨內的權力又被幾大巨頭一直霸佔着，思想陳腐，普遍被獨派支持者視為過時的‘舊車胎’，生存至今其實很像親北黨派，是靠着地方強大的地區樁腳勉強生存。總理選她們合作組建政府，其實頗具私心，一來就正正是看中他們的不得人心，多少有粵語中‘有鑊佢搵，有獎我撿’的意味，可反襯民族黨人的工作能力和魅力。二來卻是總理的自大，覺得如此龐大帝國的壓力下也能自立而起，對外交又如同魚得水，放這樣一群老巧過時之輩入閣，儘可控制得住，誰知就在這幾個沒魅力，沒能力，沒道義，但有幾分權謀的老狐狸上差點吃了大虧。總理在這事以後小心了很多，往後在內閣會議中也不敢高談闊論，一切先在黨內商議定當再拿出內閣會議商討，使執政黨黨團會議慢慢非正式地取代了內閣會議，這就是後話了。

好在這事對政府的威望也沒什麼影響，不足一個月，民安憑着自身實力，獲得委員會的青睞，正式成為國家航空公司。廉政處對葛達時的調查也證明他沒有賄賂，葛達時可說是放下了心頭大石，他知道蕭啟航在事件中暗暗的幫了自己不少，心中自然感激不盡。事件過後，諸般証據慢慢浮現，小白當天的野心漸為人所知，大眾對他自然更加鄙視，小白忙了一回，什麼都得不到，卻留下了一個笑柄。好在賄賂行為一直做得滴水不漏，廉政處也找不到證據提控。為了填補這次與政府作對，小白只好着報紙加倍獻媚，多討好政府。至於對民安嘛，也就一如既往，三不五時報導一下他們座椅發臭，機組人員衣著不整。

---

這天是香城政府正式成立的日子，蕭啟航在Rai和Yubi的陪伴下座車前往舉行儀式的‘東方之珠’廣場，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他雖是總理府新聞長，但這次儀式由他所負責，包括總理的演說稿也由他所寫，載旗事件的處理讓總理對他更添信心，總理早前已私下表示，想讓蕭啟航重整廣播局，讓香城電台成為亞洲的BBC，在準備移式後便隨即轉過去做廣播局局長。

儀式在東方之珠廣場舉行，廣場上有兩座雕塑，一座是金色的洋紫荊像，當年香城主權移交時由北方所送，有意見認為，香城獨立後應將此像拆除。總理笑着回答，英國也有多座不同的雕像在香城，既然北方統治時也可留得住它們，如今香城又豈有連小小雕像也容不下的道理。另一座則是香城獨立並加入英聯邦後，由英聯邦諸國成員所送的東方之珠雕塑，體積與洋紫荊像相若，是一個大理石製的圓球，上面用各種語言刻上自由二字。

儀式非常順利，到了升旗環節，警察部升旗隊手捧深藍色的香城國旗步進會場，國歌尚未確立，暫以多年來香城人用以支持民主及獨立運動的流行曲海闊天空作為暫定國歌，這首粵語歌曲在唐人世界非常有名，暫定國歌中加了一段英語歌詞，升旗時只唱一段粵語版本。國歌響起，深藍色國旗除除升起，國旗以英治時期的香城旗為藍本，除去左上角的米字旗，香城徽則移除了上部的皇冠小獅子並把香城徽放於正中央。

國旗的設計當然也招來了不少批評，主要是不滿其戀殖，但此旗在獨立運動中一直使用，便看稍後是否再變換設計。總理是一名演說家，這也是他能於獨派中脫而出的其中一個原因，蕭啟航準備的演說稿在總理演繹下打動了不少在場嘉賓和觀看直播的觀眾，甚至這演說往後更成為總理演說中的經典。

---

總理府在英治時代叫做總督府，北治時代則叫禮賓府，獨立後總理照常以此為總理府。總理府一樓的露台是總理單獨和蕭啟航單獨見面的老地方，在北治時期，一位特首的女兒就曾在這裏被拍得和特首夫人吵架。

蕭啟航替總理點了煙，自己也點了，隨着總理對蕭啟航的信任日增，兩日來這裏議事的時候就越多。‘啊航，今日既儀式你做得好好，特別係你同我寫個編演說，個段“我知道香城依然有好多人都贊成香城獨立，或許係怕我地國家既力量細，或許係痛心唐人離大一統越來越遠。或者未來有一日香城會同北方重新統合，但係今日，香城既建立係為左我地既自由，係呢一刻，獨立係唯一保護我地自由既方法。唔贊成獨立既你地，縱使你地既政見同我地相反，但係我同埋政府，依然會誓死保護你地既自由。”呢段真係寫得好好！’

‘多謝你，總理。民安個邊搵過我，佢地想政府搞飛行學校。’

‘你有咩意見？’

‘總理，我地總有一日要發展空軍，我地可以順便搞埋空軍學校。’

‘英雄所見略同！一於咁話！’

蕭啟航如今可算是總理跟前的紅人，因此越來越多人借蕭啟航向總理表達意見，政府不少決定就像這樣，三言兩語中就決定下來。

‘阿航，你覺得香城之後會點？’

‘只會更好，我地終於可以行自己既路啦！’

‘係，我地行左咁多年冤枉路，終於可以行返正路啦，石叻，你地睇住來，我地幾年內會重新超越你地！’

‘阿航，我要改革教育制度、我要人人有樓住、我要重振嶺南文化、我要令香城人出到去可以好自豪咁話我來自香城……’

夜色中兩人越談越起勁，香城的未來藍圖彷彿就在眼前。

第一章完

## 第二章 阿明（一）

### 第二章

#### 阿明

晚上十時，攝氏三十四度

在世上不同的角落，晚上十時都代表着休息的意思，但在香城這個不眠的國度，十時可能代表玩樂的開始，可能代表下班的時間，可能代表落街打冷食宵夜。

他叫阿明，十時代表一天的開始，他座在電車上層的前座，對面座着一對情侶，情侶依偎說着情話。平時遇見這種情況，他往往會留下一句：‘搵間房啦屌！’然後怒目而視。但是今天他沒有，甚至連平日那種厭惡之心也沒有。前方的窗打開了，微風慢慢借着電車的速度飄進來，慢慢打在他臉上，他從來不過得微風可以如此的舒服，坐同樣的位置，皮膚感受着同樣的炎熱，乘搭電車上班已不知幾百幾千個晚上，但只有今晚，只有今晚上班旅途的一切使他興奮，他知道，令他興奮的不是那道微風，不是沿途的街境，更不是身旁那對纏綿情侶

阿明是一個聽話的人，媽媽叫他努力讀書，他努力讀；媽媽叫他學琴，他不喜歡，他學。直到考完了公開試，他獲得優異的成績，幾乎可以進香城任何一家大學的任何一個學系，媽媽叫他選法律，法律賺錢。他不喜歡法律，他喜歡歷史，他進了歷史系，這是他第一次不聽媽媽說話。

畢業後一個月，北方第一次出動軍隊鎮壓香城上街示威的民眾，阿明認為他也要上街抵抗暴政，媽媽哭着叫他不要去，她只有他一個兒子，他不聽，這是他第二次不聽媽媽話，也是最後一次。媽媽在示威區找阿明回來時被催淚彈彈殼打中頭而死去，阿明當時因着辱警罪而被扣留在臨時用作扣留過多疑犯的小學，僅是辱警罪，因着新的特殊法令，竟令他不獲保釋，連媽媽的最後一面也看不到。

阿明最後被判有罪，入獄三個月，留有案底的阿明沒法再成為他一直希望做的中學教師，不僅是中學教師，大部份的工作他也不能做。

他成為了會覽中心負責裝設舞台的工人，每晚上搭舞台、早上拆舞台，坐電車西行上班、坐電車東行下班。在電車頂層的前座，看着英皇道的日與夜，時間流逝得很快，又流逝得很慢。他沒有家人、沒有錢、沒有前途，他不知道他活着為了什麼。

直到那一天，香城獨立了，總理特赦了所有政治犯，隨後也取消了他們的案底。取消案底的當晚，阿明的恩師，歷史系的教授當即邀請阿明一起編修中學歷史科的教材。阿明拒絕了，他希望成為一名前線教師，他想讓學生接觸歷史，他想讓學生知道前人貢獻了多少血和淚才得到今天所有。教授表示可以為阿明介紹學校教席，但他想阿明無論如何先幫他一年，編修完成後才轉為前線教師，阿明推辭不過，答應了。

電車前座的涼風帶起了阿明的思緒，他一時想着怎麼向學生講有趣的歷史故事，一時想着如何客觀地編修歷史。突然間，他想起這是他最後一個晚上到會覽工作，心中暗笑自己着急，千條萬緒暫且放在一邊，就享受一下這電車的旅程。阿明特意在火奴魯魯餅店買了兩打蛋撻作為‘散水餅’慰勞與他共事的同事，同事們都是粗人，但都是老實人，他們不介意阿明的瘦弱，無法達到其他同事的工作量，但卻很尊重阿明作為一名大學生，喜歡聽他講論時事，憧憬獨立以後社會會如何公平，工人會如何得到保障。

這段時間是阿明人生中的低谷，好在有這群老實人照顧，阿明才總算撐到現在。到了工作地點，同事們一反常態，竟然都聚在一起，神態緊張地圍在工頭身邊，阿明心知不妙，走近一聽，原來這日不

止是阿明，所有同事也是最後一天工作，大老闆找到了另外一個工頭，承包的工資支出只是原來的三分之二。同事們這時才看到阿明，紛紛過來恭賀他可以做自己夢想的工作，但工人們的心事重重阿明又如何看不出。阿明想起總理在就職演說時說過，香城從今以後是屬於香城人的香城，無論社會上層還是中產階級還是社會下層，都是香城人，政府都會為他們服務。阿明馬上召集同事，告知他們，他決定找勞工局幫忙，他深信，人民的政府一定是站在人民的一邊。同事們知道有阿明帶領，一定能為他們爭取最大的權益。‘唔好意思，我地冇野做得到’ 勞工局的答案讓阿明和眾工人晴天霹靂，他們沒有簽署任何合約，解僱的決定完全合法，老闆在最後一天已補足所有員工在‘418’中假期的工資。

阿明當然不會這麼簡單就放棄，他決定找工會組織協助。

香城的工會組織有多年歷史，在亞洲而言算是較能影響政局的壓力團體。特別是左派工會，上世紀前期的海員大罷工及省港大罷工直接影響了北方政治，及至戰後發動暴動，主權移交後又從左派工會‘右移’成為親政府的黃色工會。

左派工會由不同行業的工會聯合而成，分為大工賊和小工賊兩會，小工賊規模較小影響不大，而大工賊乃香城第一大的工會組織，北屬時期每屆選舉都取得一定議席，其中勞工界更一直是大小工賊的禁脔，三個議席在獨立前一直‘送’給他們。一般來說講起工賊，通常是在說大工賊，小工賊除了那‘當然’勞工議席外只能算是個中小型政黨，獨立後再沒有所謂功能組別的議席，小工賊也就此在政治舞台淡出。工賊被指在北屬時期多次出賣勞工權益，早在主權移交初期即把保障勞工與僱主談判的集體談判權取消，後來在北屬時期最大規模的罷工-碼頭工人罷工中又被指潛水，普遍認為工賊會只是一個標榜自己是工會，卻唯政府指示而為的普通親北政黨，勞工三權中組織工會、罷工、集體談判權中自去兩權，久為其他勞工組織所譏，工賊之名不徑而走。

有左派工會那有沒有右派工會呢？答案是有的。如果左派工會背後是北方勢力的話，右派的背後就是親東勢力。早年北方內戰，紅黨擊敗藍黨，藍黨逃至東南大島美麗島，強弱易勢，但香城的情況又有不同。親東派在戰後的英屬時期在香城的支持度普遍較高，而親北者特別是工會中人則由於發動暴動，又在暴動中被指濫殺無辜，導致親東派在整個英屬時期屬較高聲望的一派。

大量親東人士逃到香城後，由於種種原因，只能做一些體力勞動工作，但這群人又不願意加入左派工會，在這情況下，所謂右派工會就此形成，其實力雖因政治光譜右傾而比左派工會略有不及，但其聲勢也不壞，在某些行業的分會頗有影響，成為了世上罕見的右傾工會。

時光飛逝，進入北屬時期，北方自是大加打壓所有親東勢力，美麗島方面也不再介意在香城留有政治勢力與否，親東團體或是慢慢淡出，或是拼入民主派，其中右派工會便大多拼入了民主派工會聯盟。聯盟本身也是政黨，總理最初不夠票要籌組政府時，外界也把聯盟視為被邀組聯合政府的大熱份子，聯盟在該場選舉大勝，原因是他們一直深耕於勞工議題，票源平均於全國各地，五區議席直接選舉的制度讓聯盟達到獲得最多議席的平衡點，結果聯盟竟以中型黨的身份在70個議席中獲得四個，與工賊平分春色。

總理最後選了白鴿黨合作而聯盟則沒有加入執政聯盟，聯盟成為了在野左翼勢力的中堅。其實居野對聯盟有好有壞，執政聯盟的主體民族黨在選舉時勞工方的政綱本來就不強，實際執政後對勞工權益上的改革也頗為緩慢。這當然是總理有意為之，總理熟讀歷史，對英國上世紀70年代工黨執政的失敗及後來戴卓爾大刀闊斧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留有深刻印象，工黨時三不五時的罷工屢屢令國家陷入停頓，和後來保守黨對工會的改革和罷工的打壓的對比被總理視為榜樣。

聯盟不是在在野左翼政黨中的唯一選擇，云云左翼政黨中除了親北的工賊外，還有若干小黨如葵黨(

因為選票來源差不多都來自石葵一地而名)，革馬黨，還有當中實力最強，比聯盟尚多一席的工社黨。

工社黨與聯盟同為前民主派一員，又同樣左傾，但實際上有頗多不同。就性質而言，工社黨需有一個工字，但她不是工會組織，而是一個典型政黨。她在北治時期由數個獨立民主派的政治明星建立，奉行福利主義，選民目標是一群社會的弱勢人士，包括少數族裔或傷殘人士，對勞工卻沒有特別的關心。因此就勞工範疇而言，由北治時期到現今獨立，其勢力分佈一直沒有太大變化，達到有國會議員規模的政黨就只有兩個：聯盟和工賊。

阿明曾參與政治運動，雖沒有加入任何政黨，但曾與一些獨派人士認識，這次事關勞工權益，他認為該找老於搞工運的工會幫忙，獨派已為執政，不適合也不應該再找，以他的歷史知識，知道搞工運而與政府有聯繫，特別是那種非公開的接觸是非常危險的。

搞工業行動有幾種模式，最簡單直接當然是直接由工人們組織而為，但工人的專業不是‘搞工運’，因此往往會受着各種外在因素而影響成效，包括不善於制定抗爭策略、不善於利用傳媒最大化效果、沒有法律意見協助，甚至會因為組織結構相對鬆散導致工運從內部消亡。當然，某些大行業的工會有多年歷史，有一定規模則不在此限，他們自己搞的工業行動已足以對資方做成很大威脅，例子有民安的工會、教師組成的教師會等。

阿明他們當然不能跟這些大工會所比，他們甚至不能稱作一個組織，只是一群不滿被無顧解僱的工人。在這情況下，有些工人便會去找勞工組織幫忙，勞工組織老於抗爭、與傳媒有良好關係、又能提供法律意見等，由他們協助統籌運動往往能取得更好成果。

會覽裝設舞台的工人不多，一向沒有組織代表，更不屬於聯盟或工賊屬下，因此上他們可就自身利益找較適合一方加入。聯盟老於進行抗爭運動，本是上上之選，但其帶領運動的作風硬朗，雖往往能吸引媒體的報導和大眾的目光，但面對資方卻往往因為不肯退讓而令談判進入僵局。而工賊則剛剛相反，承繼北治時期半執政的身份，工賊和諸大企業有所聯繫，他們在勞資談判上往往能使相方達成共識。但工賊本身作風溫和，不但反對暴力，甚至較為激進的工業行動如罷工，按章工作等都不主張，被視為不能為勞方帶來最大利益。

阿明最後也是決定找聯盟幫忙，到了聯盟總部，見了一名幹事，叫志浩。志浩立即就表示願意幫忙。這次事件中受影響的人數不多，聯盟這邊就只由一名幹事負責。北治時期的碼頭工運，是北治時期，乃至數十年間香城最大規模的工運，那次運動聯盟也有介入，結果以折讓的加薪幅度結束。

該次工運的結果不能算是成功，但在香城的工運界卻打了一支強心針，非親北的工會勢力在此役得以壯大，及後他們也成為了獨立運動的重要一員。以聯盟搞工運的經驗，阿明馬上獲得很多有用的建議，並馬上決定了第一階段的運動：靜坐。

近百名被突然解僱的工人在會覽門外靜坐，除了聯盟自家的記者，就只有一家網媒到來採訪，阿明微感失望，但志浩跟他講，剛開時通常是這樣，如果吸引到其他工友注意或參加，就會被主流媒體注意。會覽的展覽頗為頻密，靜座途中不斷有其他判頭的工人進出場地裝設下一個展覽，途經的工人都很關注事件，拿了宣傳單張並表示支持。

靜坐的訴求除了重新僱用被突然解僱的工人外，也包括了改善工人工作環境、待遇等，這也是志浩的提議，讓大眾覺得工友不僅是向錢看。靜坐明顯得不到判頭的關注，連續數天的靜座後，阿明和志浩始終無法聯絡判頭，但部份解僱工人卻收到判頭的私下聯絡，提出以7成工資重新起用，且附帶條件，不可再參與靜坐。原來判頭也找不夠人開工，無計可施下便重新找回部份舊人，他找了一些有家



庭負擔的，估量他們會因財政壓力而開工。

靜坐不過數天，參加人數銳減至一半，有工人坦白跟阿明說，他們礙於家中有負擔‘手停口停’被迫答應要求，對於不能繼續參與活動感到抱歉。剩下參與靜坐的工人士氣低落，有些開始找其他工作，有些則想搭路再為舊老闆工作。阿明沒法禁止他們，他和志浩原先的計劃是先進行靜座，以祈獲得大眾及其他工友關注以與判頭對話，接下來若對話失敗，則把運動升級，連結其他判頭的工人，進行罷工。

不足一星期，參與的工人只剩下十個，其中包括了阿明和志浩。志浩說，職盟方面另外有其他工會活動要他處理，往後不能再來這邊，請阿明體諒。阿明當然明白，這次事件既不獲大眾所知，參與的人又越來越少，職盟無法再從此事中得到任何政治上的好處，要退出也無可厚非，怪只怪工人們不夠團結，簡簡單單就被分化減薪。至於自己，既然開始時答應了工人協助他們，那就應堅持到最後，況且現在還有幾名中堅份子一起奮鬥，自己還有數個月才正式履薪，就當在這幾個月先體驗一下不同生活。

想不到之後那天，一件大事發生了，改變了一切。一名工人在搭台時失足從高處倒下死亡，記者們到來採訪時看見在門外靜坐的工人們，工人們推了阿明出來受訪，阿明在訪問中先譴責資方的安全措施不足，分析了此次事件源於層層的分判制度，致使工人的安全得不到最完善的保障，再舉各國例子反襯香城的工人安全制度問題。記者們略看了靜坐工人所派的單張，主動題問關於工人待遇問題，阿明早有準備，有條不紊的列舉工人面對的種種不公，而香城多年來不設集體談判權，就讓勞工失去了與僱主平等議價的能力。最後，他穿插各國工業運動的例子，寄語工人關心自己的權益，鼓勵工人參加改善待遇的工業行動。

大多媒體將阿明的訪問附在工人失足死亡的報導後，但阿明的回答卻引起了一些關注，工賊和職盟的國會議員也在社交媒體上轉貼了阿明的訪問，並公開支持阿明的看法，呼籲工人爭取自己的權益。

第二天，近乎所有的會覽工人也沒有開工，參與了靜坐活動，他們的靜座的主題也改為工業安全，要求資方馬上提高他們指定的安全措施，職盟的志浩當然也出現了，他跟阿明暗示，希望阿明不要再接受訪問，讓他全權代表工人發言。阿明暗暗生氣，但心想自己也不是求名聲，便即答應。

到第三天，判頭到場交代事件，工人紛紛圍着判頭謾罵，判頭認為無法對話，表示希望工人派出一名代表商討。工人立即開了一次會議，他們認為除了安全措施外，也應重新請回之前被無故棄用的工人，並重新給予所有工人原來的工資。志浩聽後，認為工人提出的要求肯定能談得成，但其實他們原來的工資本就不高，又列舉其他建造行業的工資，志浩認為這件是鬧大了，工人可借機要求更高工資，他建議工人可提出統一要求增加五成工資。

工人們都是老實人，聽後大感興奮，紛紛表示讚成，阿明暗暗感到不安，表示這要求會不會太過份，志浩面色不悅，更有工人馬上指責阿明這種想法是破壞工人的士氣。阿明不好再說什麼，只好讓興高采烈的工人送志浩去談判。

正如阿明所料，志浩回來時一臉憤慨，跟工人們訴說判頭商談時的氣焰，他引述判頭表示，現行安全條例已經足夠，意外純屬不幸事件，關於勞工安全，他們只會跟隨勞工局稍後完成調查後的指引。至於工資，判頭們表示經營困難，只願稍加一點，連減薪前的水平也達不到。志浩在工會組織工作多年，對鼓舞工友士氣十分有經驗，他隨即建議採取進一步的工業行動——全面罷工兼堵塞會覽中心的入口，希望令會覽癱瘓，以給予資方壓力，答應勞方要求。

但他的要求這次卻沒讓全部人接納，一名工友發言，表示不讚成發動更激烈活動，接下來相繼有數名

工友也站起來支持，並表示他們所列出的要求過高，資方根本沒可能答應，若再進一步行動，恐怕會弄巧反拙，最終和資方一拍兩散。阿明心深處浮起一絲奇怪的感覺，但這絲奇怪的感覺隨即變為安慰，終於有工友讚成他的看法，而且不只一人，估計不多不少也可影響志浩和大部份人的決定，改用較溫和的方案。志浩站在枱上，手指數名持反對意見的工友，高聲喝罵。數名工友那是他對手，斷斷續續高聲回敬了幾句粗口，氣憤不過，站起便要走。誰知，竟有數十人跟著他們離去，阿明暗暗搖頭，細看志浩，見他臉部表情也沒什麼改變，彷彿早已預計到一般。

阿明心中的疑惑更大，待大會完結後，拉了志浩在一邊，說出了他心中的疑惑。志浩冷冷回應，阿明再提出調低要求，志浩顯得有點激動，反問他有意見為什麼不在開會時提出，不滿的話大可跟那數十名工友離去。

至此，阿明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但想起開始時既答應協助工人，現在因小小誤會打退堂鼓的話，必影響士氣，阿明這幾天看了幾個工運例子，不少工業行動就是工友間在策略上有太多爭拗，破壞了工人之間的關係，讓資方承虛而入導致失敗。這也是為什麼他不願意在大會中公開反駁志浩而選擇私下勸告的原因。會覽的所有活動因為工人的堵塞全數停止，工人在會覽的各入口塔起各種‘防禦工事’和帳幕準備長期抗爭。會覽方面隨即向法院申請禁制令要求工人立即散去，而聯盟這邊的議員和其他各屬會的會員也到場參與，一時間聲勢浩大，長期留守的人數高達五百人。

事件愈演愈烈，執達吏聯同大量警員到場，宣讀禁制令後卻沒有行動。阿明知道，這是政府最高層所下達的命令，他們不希望強行清場導致更大規模的輿論反彈。看來，政府方面希望以相對溫和的手法解決事件，這一點對勞方有利。

阿明的估計沒有錯，工賊跟退出工運的工人和資方一起舉行記者會，該批工人已和資方達成共識，資方答應之前勞方要求的新安全措施，而工人也將能重新獲得以往的工資，此待遇適用於所有工人，當然也包括正參加堵塞會覽的工人們。又呼籲工人們立刻散去，並於第二天馬上開工，準備三日後舉行的動漫展。

工賊這次竟能為工人爭取這程度的利益，讓阿明喜出望外，覺得這結局對勞資雙方都甚好，身旁看直播的工友也面帶喜悅的表情，興奮地低聲交談，就等志浩回來確認，便準備復工，回復平常生活。

志浩帶着一群聯盟的工會中人，頭戴白巾面容激憤地到場，他拿起擴音機，以哭腔說：‘各位，相信大家睇咗直播，冇錯，我哋今日俾人出賣咗。但喺唔緊要！只要我哋夠團結，抗爭到底，最後一定會成功！’

志浩的演說和往常一樣激昂，但這次的效果卻不如往常，歡呼聲不多，明顯工友們已被工賊爭取的方案說動。

果不其然，再有一批工人退去，其中更有不少人是這次工運的中堅份子，他們離開前忠告在場留守的工友，小心被利用，成為政治籌碼。至此，留守支持聯盟帶領工運的工友只餘一半，而另一半則投身了工賊一派。

留下的工人士氣低落，但志浩憑着個人魅力，讓留下的工人深深認為工資水平過低，應該堅持至資方給予他們應得的工資。加上聯盟從各屆籌得善款分予工人，聯盟帶領的激進派工人聲勢因而還能保持。

又過一天，與資方達成共識的保守派工人，由工賊帶頭，組織了以‘我要開工’為題的集會，集會正在會覽對面的東方之珠廣場舉行，他們的訴求是要激進派的工人散去，讓所有工人能馬上重新開工。

。集會原來是和平進行，但工賊的幹部有意挑釁激進派的工人，初則口角，繼而自然是動武，一時間雜物橫飛。警察方面想不到情況會急轉直下，前期部署不夠，只準備了數十名備有普通裝備的警察自不能阻擋兩邊各數百人的打鬥。

一時間情況混亂，激進派、保守派和警察三方在東方之珠廣場遊走亂鬥，分隔兩邊用的膠製欄杆早成為打鬥的工具。上方八面都是攝影機，拍攝用的無人機也在上空飛來飛去，把這場工運內鬥拍得鉅細無遺。

第一手的資訊源源不絕的傳入總理府，現任內閣表面上對勞工議題並不熱心，但實際上卻非常關注，執政黨既不想勞工權益過快進步，影響競爭力，又不希望勞工議題會拖累執政黨的支持度，特別是半年後就是大選，這次事件處理不好大有可能會影響執政民族黨的選情。

政府一直表現低調，這是來自政府最高層的指示，總理怕政府若以過於進取的態度介入事件，會影響大選的政綱，被迫對勞工議題有所承諾，破壞總理原先的藍圖。

政府的態度也影響了警察的部署，警察沒有替執達吏清場，並不是想支持勞方，又或者只是想裝作支持勞方，而實際則只是總理害怕觸動工人神經，引來更大的反彈而已。直至兩派大規模打鬥開始，警務處長也不敢輕舉妄動，要先請示政府最高層，是否能派出防暴隊鎮壓。

獨立後因着警隊在北治末年對待獨派的劣蹟，警權被大幅制約，政府甚至大膽的想把警察的配槍也取消掉，經警方多次協商才勉強保留，但用槍的限制也隨之大幅提高。

其實警隊另有一隊防暴隊，是專為鎮壓暴亂而設，警隊高層其實原也想讓防暴隊維持秩序，但內閣卻以政治理由為名不讓防暴隊出動。因着警權被削，以防部隊鎮壓民眾示威需由內閣批准，警方無奈只好讓防暴隊在兩個街區外待命（防暴隊出動鎮壓才需要內閣批准，平時作一般職務或待命等不在限制）。

就是這樣，警隊空有裝備精良的防暴隊卻不能使用，餘下只足夠維持秩序的普通警員在現場。在場警員人數本就不夠，手邊武器只有警棍一枝（新警例規定負責人羣管理之警察不可帶槍）。

整整半小時，電視直播着激進、保守兩派工人和警察三三兩兩的在廣場上打鬥。好在獨立後社會趨向穩定，加上全部警察都使用個人錄像、警權制約等因素，警民關係不似往日般差，兩派工人也只着力和另一派打鬥而沒有借機攻擊警察，只是警察總不能袖手旁觀，只好在人手和裝備不足的情況後盡力制止。

各級警官包括處長在內，流水般不停打電話到內閣會議請求出動防暴隊，總理府幕僚長蕭啟航一直擋架，藉口內閣尚在審理。總理和閣員們座在會議室中，一邊看著直播，一邊商討如何處理。

北治末期，防暴隊經常出動鎮壓獨派和民主派的示威。但獨立後，示威遊行等活動大幅減少，種種政府的政策讓市民對政治的注意快速冷卻，防暴隊出動數字大大減少，這次事件警方要求出動而內閣拒絕批准也是絕無僅有。

在內閣方面，閣員們在此事件中最介意的當然是其中的政治利益，特別是這選舉前的敏感時刻。但是，就正是如此，為總理帶來一個很大的問題。

民族黨因着第一次選舉的議席不足，與前民主派白鴿黨組成聯合政府，然而這個民族黨-白鴿黨聯盟

並不被看好。先是在載旗航空事件後，兩黨的矛盾雖未完全暴露於公眾之前，但兩黨間卻出現了內閣成員間的保密問題，事件最後雖由白鴿黨藉運輸局局長羅光至請辭，白鴿黨另推人選結束。但兩黨間的裂痕也導致民族黨內之黨團會議凌駕了內閣會議，兩位白鴿黨藉閣員被架空，即使是他們領導的運輸及勞工事務，往往都由黨團會議先行決定再下放內閣討論，眾民族黨閣員在內閣中眾口一詞，兩位白鴿黨部長難以左右，淪為執行者。加上白鴿黨負責的兩項範疇-勞工及運輸，明顯不在總理第一個任期的改革藍圖內，大眾頗有可能會將此兩範疇的不滿投射於白鴿黨上，因此無論黨內外都對這個聯盟並不看好。正常情況下，白鴿黨大可退出政府，如民族黨無法另找政黨合作，更有可能需要提前大選。

但獨立以來，教育房屋等改革導致政府支持率極高，白鴿黨大老們深知在野各黨也對執政少數黨的席位虎視眈眈，民族黨要另找合作夥伴絕對不難。好在運輸及勞工事務方面政府的表現並不突出，但起碼也沒出過什麼亂子，兩位白鴿黨掛名部長，也樂得安安穩穩。白鴿黨又確是沒有什麼黨格可言，反正執政聯盟支持率高，那管其政策與自身理念是否一致，只要能獲得政治資本，留任執政聯盟總比在野好。時日過去，民族黨內原本對白鴿黨印象不好的，不希望和他們合作的，慢慢明白總理當初找他們合作的深意，都讚賞總理找這個極好控制的黨合作是明智之舉。就在這奇妙的平衡下，執政聯盟竟安然渡過了四年半，看來大有可能維持至半年後的國會大選。

這次事件，總理早在阿明接受記者訪問組織罷工和靜坐時已在留意。在黨團會議中已提出政府應以低調的態度處理，而後來行動升級，工人堵塞了會覽，政府方面也不讓警方強行清場，只以勞工部進行斡旋，希望能低調解決事件，防止喚醒大眾對勞工議題的關注，影響選舉。

另一方面，總理也已暗中和會覽工頭達成共識，以一些利益換取了資方寬大的讓步。工賊不知從那裏知道消息，硬參了一腳，竟接觸到部份工人，代表了願意復工的人。總理有苦說不得，只好讓工賊搶了功。誰知事件竟沒有因此結束，職盟有意鬧大事件，竟一步一步讓事件升級，工賊又好像意會到一樣，竟配合職盟也舉行遊行鬧起來，如今更大打出手。

警方要求出動防暴隊，總理立即召集內閣商討。總理當然不願意事件擴大，但任由工人和警察在當眾像流氓一樣打起上來實在太不像話，而警方要求出動又確是合情合理，便想答應讓防暴隊出動。但想不到卻引來兩名白鴿黨部長的激烈反彈，他們認為派出防暴隊對待手無寸鐵的工人的政府不是站在人民一方的政府云云，若硬要讓防暴隊出動他們要立即退出內閣，提早舉行大選。根據四年半來的政治平衡，即使遇到突發事件，內閣會議也從未有任何決定被白鴿黨員所反對，這一次一來便以退閣作威脅。

總理當然不會就此屈服，他先看一看在坐其他黨友，頗有人面露猶豫之色，打了一個眼色給蕭啟航讓他繼續遊說，便閉上眼分析現時情況。選舉臨近，這次事件無論如何結束，無論結果是工人最後自行散去或是由政府驅散，一定會為選舉增添勞工議題方面的關注度。在執政聯盟兩黨以言，在勞工議題一定更落入下風。這樣嚴重的大規模打鬥，要出動防暴隊根本是常識，也沒有任何理由禁止出動，站在白鴿黨的角度一想，明顯他們就是想跟民族黨切割，挾着執政聯盟此前的政績，以拒絕出動防暴隊為功，退出內閣後挾勞工部長原水雲'辭職保護工人'的聲勢出選國會，必獲好成績。

總理一張眼，只見原水雲正擠眉弄眼地挑釁着他，總理當然不會受到影響，他已經決定了，這次只好先吃點虧。東方之珠廣場一時間必必聲亂響，兩派工人互毆超過半小時，防暴隊終於登場，部分工人心中也呼了一口氣：想不到防暴隊那麼晚來，終於可以解脫了。防暴隊持着盾牌一出現，兩個警員對一個，不到10分鐘，全部工人皆被制服，一切從回平靜。

四幅水泥牆圍成了一個房間，房內有簡單的水泥座和洗手間，這就是被稱為臭格的警署拘留室。拘留室裏只孤零零的坐着阿明一人，兩派工人分別被職盟和工賊的律師保釋離開，阿明拒絕了兩派的

律師幫忙，這也和兩派工人打鬥時的行為一樣，他另外打了電話請教授接他走。

‘阿明你都唔會再做啦，仲搞咁多嘢做乜咩，而家咁樣，如果你又告得入，留咗案底嘅話仲點過來幫我手？’教授說。

阿明沒有回答，只微笑着點了點頭。教授見他如此，轉換話題，道：‘你覺得工人真正需要既係咩？’

阿明的笑容消去，靜止片刻後，道：

‘好老實講，我最初所希望爭取嘅，後來工賊都經已爭取到。’

教授問：‘即係你支持工賊？’

阿明道：‘如果佢地一開始就幫我地，可能真係會，但係呢段時間我有一個新諗法。’

阿明續道：‘工賊同資方談判係因為我哋make

noise出來，我哋得到注意之後，佢哋先幫我哋談判，制度上保障唔到我哋，要靠工會幫，咁即係制度上有問題。’

教授道：

‘即係你同意職盟既主張？我見佢地也都有主張立法集體談判權，如果有談判權都唔會有呢一次工潮。’

阿明道：

‘喺呢一點上面係，但係佢地成個工運既表現好明顯只係為咗佢地嘅政治籌碼。’教授問道：

‘你想趕開佢哋自己帶領？’

阿明道：‘唔係，應該話.....唔止.....’

教授見阿明好像不想再說下去，便也不再追問，交通燈也正好轉綠，便專心開車。

轟！！一聲巨響，私家車右側不知被什麼撞到，阿明定一定神，往右一看，教授在救生氣囊和座椅之間，看來已失去意識。

再看遠一點，朦朦矓矓間看到一輛客貨車，車頭正抵着車身右側，竟還在一路給油推進。

阿明被氣囊壓着，雙手無法移動去控制車輛，他的額頭受傷，血流披面，鮮血慢流到眼睛，連眼也張不開了，閉上眼心想到底是誰要買他的命呢？還是今天要畢命於此？

兩名閣員拿着辭職信站在總理辦工桌前。

‘你地真係決定咁做？’總理道。

‘民族黨不顧工人權益，派出防暴警察粗暴鎮壓工人，白鴿黨阻止無效，而家決定退出聯合政府，作為抗議！’

原水雲用高亢的聲線對總理提出抗議。

‘人少少，唔洗同我來呢一套啦，呢一局你買落去，賺唔賺到唔知，但係就肯定無得再同我哋合作！老實講，我唔係一個重視政治貞潔嘅人，但係我哋黨員就唔敢包啦。’

原水雲乾笑一聲，雙手按住桌面上身挨前，沉聲道：‘總理，呢一鋪我哋玩硬，你快啲諗下點拆好過啦。’

說罷便和同是白鴿黨席的運輸部長揚長而去。

總理當然知道他們不會受他簡單幾句恫嚇便就範，不過姑且一試而已。

總理由出動防暴隊開始一路在思考事件，就出動防暴隊而言，有理性的人也不會質疑內閣的決定，當然，若媒體盡全力以此為藉口攻擊的話，當然會對民族黨做成影響，但現今過半媒體親政府而言，也不用太擔心。

真正要顧慮的是民族黨究竟是另找在野黨派合作還是乖乖的提前大選。國會70席中民族黨佔30席（原先民族黨佔20席，其他獨派佔10席，但其他獨派已全數統合進民族黨），佔6席的白鴿黨退出後民族黨需另找6席合作方可維持國會過半數議席。在野諸派中，以民族黨員和民族黨支持者與親北諸派多年積下的仇恨，與親北派合作自是想也休想，親北左右翼加起來的那21席是不用想了。

剩下諸黨，只有一個大狀黨有6席，也可與擁有4席的職盟再加2名其他小黨或獨立的議員合作。若

再找在野黨合作的話，大狀黨當然是最好選擇簡單直接，與白鴿黨一樣也是非親北右派，顧慮到民族黨的選舉準備還沒完滿，提前大選聚焦於勞工議題亦相當不利。但大狀黨肯嗎？總理深明前半夜想別人，後半夜想自己的道理，嘗試代入大狀黨角度，和民族黨組成執政聯盟然後在不足半年後再大選，在大狀黨而言有任何利益嗎？相信即使連總理寶座也讓出來，大狀黨也不會肯，總理自己都說服不了自己，看來只有提前大選一路。

提前大選又怎樣呢？在這裏先談一下現在香城的選舉制度。在第一屆選舉中，國會以普選版的比例代表制選出70席，民族黨帶着獨立公投的氣勢，原想一舉成為單一最大黨，從選票看來，單單是民族黨，就已佔了四十多個%的選票，但比例代表制是一個對小黨很有利的制度，四十多個%的選票，只為民族黨帶來3成不到的議席，加上其他獨派還要和白鴿黨合作才僅僅過半數。

經過第一屆選舉，總理痛定思痛，急切要改革選舉制度。選舉制度以英國為藍本，改以簡單多數制選出議員。國會議席將於下次選舉中增加10席到80席，全國劃分為80個選區，以350萬選民計算，大概四萬多人一個選區，每區選出一名議員。此制度可算是為民族黨度身訂做，以民族黨的高支持度，相信可最大化民族黨選出的議席。這可苦了眾中小黨，特別是那種支持者遍佈全國各地而又沒有太多地區服務的黨派，如前民主派的職盟、大狀黨，親北的明德、騎牆黨等。而地區樁腳強大卻在新制中失卻

‘配票’優勢的親北派禮義廉、工賊等也受到損害。各黨大力反對，但執政聯盟中的白鴿黨，因着本身票源集中，而跟隨支持，法案因此在爭議聲中夠票通過。縱觀世上各國，行多數制的國家大多都會形成兩大黨派或兩大聯盟，一為執政另一為在野，如今以執政民族黨的聲勢，應能一舉贏得四十個選區以上。在野諸黨能否繼續存活就在於他們能否協調成一個較強大的統一在野勢力在選舉及第二屆政府作出有效抵抗。

以香城現時情況，在野黨派可分為四份：左翼民主派、中間偏右民主派、左翼親北派和右翼親北派。這種分法是由北治末年三大派別：獨派、民主派和親北派衍生而成。然而，隨著獨立已達數年之久，北方影響力減少，三派的界線幾年間漸漸模糊，特別是獨派和民主派之間。

獨派和民主派的分別主要在身份認同，歸功於總理提倡的唐人非統一主義、用作團結非唐裔香城人的香城人主義和粵民族主義，特別是非統一主義，總理提倡承認唐人身份，但為着政治理念的不同，不應堅持統一。此論調早在北治時期已為部份民主派所贊同，獨立後更推展到被整個民主派跟隨，作為其核心身份認同。

而親北各派則依然主張香城人皆唐人，認為香城應再回歸北方。身份認同雖無法達成共識，但親北派不再

‘執政’以後，竟然像失去負累一樣，多次在不同議題和民主派合作，特別是左翼親北派工賊和各個左翼民主派，兩派除卻對北態度和身份認同外，在議會中竟能多次合作，爭取勞工權益，以兩派近幾年眉來眼去的態度，也有陰謀論者認為這次會覽‘打大架’是兩派暗中合作特意搞出來。

早在選舉制度改革之風聲剛放出來，一些政治觸角敏銳的在野黨大老已提出要組成聯盟以和執政黨對抗，但數年以來無論親北還是民主派都一直無功而還。眼見第二屆國會選舉一天一天的迫近，各在野黨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始終無法達成共識。在親北各黨，以往由北方統合，一切聽從北方指示，如今北方不再，再沒有一股絕對力量統合各黨，過往巨額

‘穩定費’資助也不再，結果眾親北政黨在第一屆國會中僅以外交上傾向親北、身份認同上依然承認為唐人等勉強維繫着一個鬆散的聯盟。而在實際操作中，因着房屋、勞工等問題南轅北轍的主張，親北陣營中左右派也明顯地越走越遠。

這時候，在國會中多次有默契共同指責政府的職盟和工賊，原來真的早已暗中有往來，職盟黨內的

溫和派和工賊黨內的少壯派計劃拋開身份認同，連同其他左翼黨派，合組一個左翼聯盟，出選第二屆國會選舉。當然，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要讓支持者在最適合的時候得到這個消息。最好在選舉前大約半年準備好，始終多年來兩派的仇恨極深，若過早組成聯盟，深怕反對者會製造事端，破壞此聯盟。

就在這時候，職盟接到一個會覽舞台工人的個案，隨著個案慢慢發酵，職盟溫和派想藉此把事件放大，再賣一個人情予工賊，和工賊合作搞一次工業運動，借此為左翼大聯盟合作的頭砲。

工賊面對工業行動的一貫套路是先秘密與資方‘講數’

當然，過往因着其親北半執政背景，資方往往都會賣人情給工賊，答應部份勞方要求，工業行動往往能在無形中得以消弭。當有其他工會

‘代理’了工運，通常工賊都會較為低調，不會再接觸工友，只會在口頭上

‘抽抽水’，不會再與資方接觸，以免挑動勞方神經。這次工賊高調與職盟打對台，帶走工人另外與資方合作可算是絕無僅有，但這個決定卻是政治上的考慮。原來職盟溫和派和工賊少壯派機事不密，合作大計已被職盟的激進派所知。職盟激進派在北治末期積極以個人身份參與獨立運動，幾年間受盡北治政府的欺壓，對極盡落井下石之能事又和北治政府關係密切的親北政黨恨之入骨，可說是寧死也不願與親北派別合作。激進派秘密商討，原想公開事件，但左翼聯盟的構想其實還在醞釀階段，公開事件或會破壞黨內團結，甚至令黨分裂。這時有一人想出一計，此人正是

‘代理’了會覽工運的志浩，他的計策是通知工賊元老派左翼聯盟的事，破壞這次工運的合作。

工賊黨內元老是堅定的親北份子，在他們而言，唐人身份認同是頭等大事，而又因為他們對北方的忠誠，絕不願意與民主派或獨派合作。又因為工賊雖然地區力量不強，但還有數個票倉選區，而這幾個票倉選區出選的都已預定為黨內元老，元老們沒有議席的壓力，更怕組成聯盟會影響他們既得的議席，因而不願意作出改變。

就這樣兩黨內的兩派分別秘密作出了協定，志浩刻意提出資方不會承諾的要求，又不理會阿明的勸告，讓部份工友接觸工賊。工賊往日在勞工界呼風喚雨，元老們一如往日帶著工人找上門跟資方談判，誰知卻被資方一口拒絕，元老們碰了一個釘子，隔日想著調低要求再談判，誰知不知為什麼，資方竟又一口應承原先的提案。

工賊的元老們自不知總理已暗中與資方暗中交易，就這樣懵懵懂懂又有驚無險，一切照計劃進行，兩派工人在會覽外對峙，元老們授意幹部盡量挑釁，結果造成這一次兩派工人的大衝突。

阿明醒來是二十天後的事情，阿明沒有親人，朋友也不多，病床旁邊只放着十多天前舊同學、工友們和工賊職盟送來的花束，經過多天，都已枯萎。

阿明醒來第一件事當然是查探恩師的安危，得知老師還在昏迷當中，但生命已無大礙，心中舒了一口氣。但歉疚之心隨之而來，當天那客貨車明顯是有意要拿他們命的，恩師一介書生，有何仇敵，要拿他們命的，肯定是為了自己在工運中的所作所為。

有誰要取他性命呢？最大可能性是職盟的人，因為阿明在工人中頗有聲望，又常常發表與職盟相左的意見，阻礙了職盟帶領工運，在職盟角度，阿明不時持反對意見卻又始終跟隨參與的行為甚至可解讀為他是工賊的臥底。工賊也不是完全沒有嫌疑，因為阿明在所有會覽工人中有一定威望，包括工賊挖走的那一群。而阿明對資方的主張又與工賊相近，但阿明特立獨行的態度又可能令工賊起介心，怕他搶走對溫和派工人的領導地位。

但無論如何，就這樣就要拿他性命，實在太過份了吧？阿明跟自己講一定要把真兇抽出來！

想到這裏，阿明一楞，想起自己醒來以後還未看新聞，也還未跟警察落口供便先自在生氣實在可笑。

阿明立刻便重溫這幾天的新聞，第一樣看到的竟就是國會大選的消息，執政聯盟因為白鴿黨不滿在會覽工人打鬥事件中出動防暴警察，竟退出執政聯盟，執政民族黨沒有另找政黨合作，宣布兩個月後提早大選。

想不到小小一場工運竟發展到這個地步，但也沒空繼續深究下去。他找到自己交通失事的新聞，原來該客貨車事後不顧而去，而警方也只沒懷疑這是謀殺。他在工運中發過幾次言，在社會上頂多叫做小有名氣，人又沒死去，加上提早大選的消息，讓他這場‘意外’更無人理會了。

阿明想起當天在臭格內盤算的事，跟如今自己的處境放在一起正合用，便着手上網繼續追回這幾天的新聞。

那天會覽工人被驅散以後，輿論沒有特別針對政府派出防暴隊的決定，反而對政府過度容忍打鬥另覓線警員不足以控制人群卻有微言。看來獨立後幾年間警權制約着力改善形象已成功扭轉警隊的形象。

就着提早大選，職盟和工賊都沒心情再處理工運，幾天之間職盟已急急和資方達成共識，資方也不想讓事件拖下去，竟願意在給工賊的原方案中再加10%的工資。

在阿明昏迷的這幾天，諸派已各自組成聯盟對抗執政民族黨，在野左派最終沒有組成左翼聯盟，阿明對此雖不感意外，但也不無可惜。他當然不知這是由於有人搞鬼，更不知他自己也有份破壞這個香城政壇的破天荒第一個左翼聯盟。

親北政黨之間始終關係較佳，雖然討論過程頗為艱辛，但最後竟能交出一個八十人參選名單。民主派諸黨就不同了，開了數次會議皆難以達成共識，卒之各黨只好各自出戰。

剛看完新聞，警察便收到阿明醒來的消息，要來問口供。一如新聞所講，警察不知道這次意外是有意做成的，阿明講出當天客貨車有意把他們撞向牆，是想把他們殺掉。警察大嚇一驚，忙問阿明是否肯定自己當時是清醒，這種口供說出來可大可小。

阿明對警察的態度感到憤怒，但突然，一股異樣的感覺打進腦中，他定了下來想了一想跟警察道：‘阿sir,對唔住，我諗我岩岩醒精神唔係咁好，應該係記錯，呢單係意外來。’阿明重新再給了口供，警察再三確認清楚便離去了。

交通警問完口供就出房門，只見數名西裝男站在門外，見他出來，立即便圍過來。為首一人，拿出証件給交通警一看，原來是特工局的。

‘口供落成點？’

‘冇問題，佢自己都話係意外。’

‘只不過……’

‘只不過咩？’

交通警沉思半响，還是決定說出來。



‘只不過佢精神唔係咁好。’

‘精神唔係咁好？何以見得？’

‘第一次同佢落口供嗰時，佢竟然話係有人想殺佢，特登想撞死佢嗰，咁我一聽到就緊係好緊張啦，點知轉個頭佢又話唔係，自己岩岩訓醒唔清醒亂講嘢，其實係意外至真。’

‘相當好！呢件事正式由我哋接手，但係喺表面上依然係你地交通部負責，我會同你上司交代，請你將所有資料交俾我，同埋唔好話俾人知見過我哋’

‘Yes Sir!’

---

選舉慢慢臨近，會覽工運沒有為兩大工會帶來什麼好處，一來是兩派在工運中的鬥爭讓大眾有他們只為自己撈政治本錢的感覺，二來各黨政綱出台，工賊與親北各派組成聯盟，為遷就聯盟黨友，政綱相對保守，讓勞工界十分失望。而職盟方面，他們雖獨立出選，但政綱卻非常進取，如一週工作改為四天，最低工資提升一倍等，這些訴求基本上是不可能達成，因此連勞工界也當成笑話一則。

執政民族黨的選舉工程開展得很順利，民族黨早在兩年前已開始為選舉做好準備，刻意留下了數個重大政策準備在選舉前祭出，作為民族黨的政綱。而作為民族黨的旗艦政策就是包含移民、外交、人口政策的獅子山之心計劃。在講述獅子山之心計劃之前先說一下首屆政府的移民政策。

北治時期，由北方移民到香城的權力在北方，北方也被指有意

‘溝淡’香城人口結構。因此到了北治後期，即使面對嚴峻的房屋醫療等問題，北人依舊源源不絕的移民擁入。大量移民佔據房屋、醫療、公共緩助等資源，但其貢獻卻乏善可陳。

與其他國家相比，北治時期的移民學歷低下，大多不具大學學歷，而投資移民者則被指為炒賣房地產抬高樓價的元凶。

進入獨立時代，總理嚴肅對待移民問題，一上任立即停止任何北方居留權申請達一年之久，急於家庭團聚者自然怨聲載道，但因着社會廣泛地對新移民的厭惡，此措施卻獲社會的廣範認同。隨後政府逐漸重開居留權申請，但條件卻大幅提高，包括以融入社會為由，要求所有居留權申請者須通過粵語或英語考試，及格方可居留，不及格者只能短暫停留香城直至粵語或英語考試及格為止。

政府先大幅提升入籍（即北治時期的永久居留權）的年期為十年，入籍者需通常居於香城十年再為入籍者的背景計算分數，合格方可正式入籍。而大部份的社會福利也只有公民方可擁有，包括公營房屋、醫療（非公民也可使用公營醫療服務，但價格是公民的數倍）、投票權、公共援助（包括失業援助、老人金等）。而教育（只限強制教育，就讀大專或大學等不獲政府資助）、工作權利則依然不受限制。

對於北治末期的難民問題，政府則以強硬手段處理，政府效法英治時代的處理手法，在數個地方設立難民營，供難民居住，嚴格限制難民離開營地，而難民若犯下刑事罪行，則會在監禁後立即驅逐出境。

香城在獨立以後把所有擁香城永久居民的人士轉為香城籍，而不願轉換者則可選擇把國籍放棄，而北方也在香城獨立前表示願意接收該群不願轉為香城籍的人士，並讓他們轉為北方國籍，這群人即使在香城出生，也再不擁有香城國籍，也不能因為在香城出生而獲得居留權。

在北治時期香城曾有一個優秀人材入境計劃，但因着門檻甚高、費時甚長等因素，導致計劃不是很成功，移民成功者不多，獨立以後也隨即停止。

獨立以後首屆政府以上述種種政策解決了北治時期的移民問題。雖然移民數大覆減少，但實際上就着人口老化、出生率下降等問題，總理認為移民政策也是時候重新正常化，以吸納人材，是時候借着獅子山之心計劃推動第二階段的移民改革。

首先是香城的雙國籍問題，香城有過半人口擁有他國國籍，而大部份擁他國國籍者是擁有所謂英國國民（海外）身份的人士。在主權移交前，香城人對北方政權充滿恐懼，要求英國讓所有香城人轉為英籍，但當時香城人口多達數百萬，與英國本土人口比較達十分之一，英國當然不可能讓全部人移民過去，因此交出了居英權和英國國民（海外）計劃。兩個計劃中前者只有數萬名額，選取社會精英給予居英權，讓他們和家人可選擇移居英國。而後者則供所有香城人申請，但此計劃的申請者不擁有英國居留權，只是英聯邦公民，此身份只讓申請者在主權移交後與英國保留一定關係。

香城獨立後依然承認雙重國籍，英國國民（海外）這個國籍一直保留着，此身份不能透過直系親屬傳到下一代，隨着國籍持有人離世，此國籍人口慢慢減少，但北方統治香城時間不長，獨立後擁此國籍者依然佔香城近半。

擁他國國籍者佔人口近半，這是總理不希望見到的情況，獅子山之心計劃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此問題找出終極解決方案。

#### 英國脫歐後積極推動

‘CANZUK’的所謂小英聯邦計劃。計劃讓數個白人英語國家間人口自由流動、加強貿易交流、外交協作等，幾年間卓有成效，成功抵消了脫歐所帶來的損害。香城的主要人口雖不是白人，但因着法制相同、社會發展成熟、人民質素高、英語程度佳等因素，為加入此聯邦建立基礎。而實際上，在獨立後這幾年，香城和石叻兩個國家也一直有和四國作出協商，希望加入此聯邦。

過去英國害怕香城人大量擁入本國，但如今香城經濟發展成熟，即使如今達成協定也再不怕有大量廉價勞工擁入本國，卻可加大彼此間商貿往來，四國自然對香城加入感到興趣。

獅子山之心計劃希望借加入小英聯邦，組成

‘CANUHS’外，也希望英方同時取消英國國民（海外）國籍，相信此解決方案可獲英方和國籍持有人的支持。

香城的雙國籍人士除了之前提過的英國居民（海外）籍人士外，也包括大量於北治時期前後，因着政治因素和香城競爭力下降而大舉移民世界各地的人和他們的後代。這群人經濟能力較好、學歷相對較高，很多曾在香城生活，又多能操粵英雙語，若能使他們回流，吸納他們的資金和專業重新建設香城確是一個上佳選擇。

吸納香城人回流面對着很多阻礙，舉例說，在獨立初期，總理就曾想讓移民英國的前政治部人士回流協助組建情報機構、軍隊等，但英國方面當然不願意，導致情報、軍部等在獨立初期屢出批漏。當然，這些阻礙影響不大，不能影響到整體回流的吸引力，真正最大影響的也是最簡單的就是香城的生活成本。

香城生活成本昂貴，其中以居住成本為甚，甚至各種生活成本昂貴也可歸咎於居住/租金成本。對於在外地住慣大屋，享受廉價房屋租金的海外香城人而言，可說是一盤水淋熄了他們回流的動機。

因此在獅子山之心計劃中包括了回流房屋援助計劃。該計劃重點是給予沒有物業的回流專業人士或學生暫住公共房屋。因着這北治末年和這幾年政府的努力，房屋問題已有一定緩解，因此政府可承擔這群回流人士的居住需求。

因着獨立初期的激進民族主義，獨立初期即使工作居留也需先經過粵語或英語試，這政策當然大受歡迎，因為這政策近乎減止了所有非粵籍人士居留。但這個試也阻礙了不少不使用英語的專業人士。舉例說，政府想發展足球，但本地球會無法從森巴、卡斯提亞等地引入不諳英語的球員和教練。

因此上新的移民政策包含了所謂計分法。為每宗移民、居留甚至工作簽證計分，及格者方可移民。而要入香城籍也加了一個考試環節，考問申請者香城國歌、憲法、宣誓效忠等。

執政民族黨幾年來的政績，特別是房屋和教育方面的成績可算是有目共睹，反對者再不能指責民族黨只是群反北的民粹分子。這次選舉民族黨參選政綱捧出的龐大藍圖可說是讓全國國民都為之驚嘆。過往北治時期的政府一向讓人有反應慢，少做少錯等感覺。政府這幾年間的管治反應迅速，工作效率高，已讓人耳目一新，撥亂反正的感覺。這份參選政綱的內容特別是獅子山之心計劃想法超前，帶給了選民意想不到的驚喜。

這份政綱一出，眾在野黨可說即時暗淡無光，根據調查發現，個別搖擺選區也即時投向執政黨懷抱，甚至各在野黨的票倉也有所搖動。

原水雲坐在她那俯視整個港口的88樓辦公室，看着最新傳來的民調報告。雙手無法控制的震過不停，報告顯示白鴿黨沒有任何一個選區能穩拿議席，即使是自己依仗黨魁身份搶過來代表參選的票倉一號城選區也一樣。

本想着提早大選打亂各派準備可以為白鴿黨在國會選舉中帶來利益，誰知民族黨對選舉做有準備，一宣布解散國會，選舉機器便立即啟動，什麼拉票車、競選總部、參選名單、口號、政綱竟在極短時間就拿了出來，提早大選對民族黨的損害可說是微乎其微。

黨內當然也對原水雲一意孤行所要行的政策有所微言，估計若選舉失敗，她這個黨魁之位也岌岌可危了。

看着港口兩岸船來船往，想着自己花了多少權謀，心機，放棄了多少東西才得以擁有一間這樣的私人辦公室、政府部長的寶座、獨權大攬的黨魁之位。這一切一切將會在選舉後就消失！當然不能發生！

她找了數名心腹，集中研究民族黨的政綱，發現民族黨在政綱中承諾依然沒有打算改善勞工福利。這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總理甚至曾在公開講話中暗示了不願意過早改革勞工政策，這表示選民的選擇早已考慮了民族黨的勞工政策。

原水雲不甘心就這樣放棄，便再閱讀一次近月的新聞。

‘找到了，就是這個，這個應該可以！！’

## 第二章 阿明（二）

阿明不願意多事，也沒有通知什麼友人，醫生准許便自己出院回家了。回到家中，家具都蒙上了一層厚厚的塵，媽媽死後他一直自己一個居住，這一個月不在家也沒有人收拾。

阿明喜愛乾淨，放好行李便開始打掃。他打掃的方法很有系統，一步一步根據步驟把家中不同地方清潔一次。

阿明清潔了一個多小時，比平時多了一倍時間。大病初癒體力不好自然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他覺得很奇怪，很多地方好像有移動過但卻依舊鋪滿了塵。阿明也想會不會是擁有自己家鎖鑰的鄰居進來過？但動過的東西實在太廣泛，好像全屋都搜遍一樣，但動過的地方卻有動得很微，像有意不讓人發現似的，要不是阿明仔細做清潔根本沒可能發現。

應該是有人入侵過！入侵者當然不會搜到什麼，阿明自問也沒有什麼秘密，即使那不為人知的計劃，他也收於心中，不為人所知。很難不把那次

‘車禍’和家中被搜一同看待。想不到獨立後還會有這種事件發生，還要發生在自己身上。如今他要裝作是一個普通人，對政治再沒有興趣，直至他的計劃成真前。為了在被監視的情況下照舊能和外界通訊，他早有預備，早在SSP買了各種‘山寨’特務工具，能偷偷和外面朋友聯絡。

教授還在醫院未醒，但早已在大學那邊保薦了他，阿明便先在大學工作。這日大學下班阿明照舊座上東行的電車，這天他工作順利，不知不覺竟加班到晚上十時多，座上平時最愛的電車上層前座時已昏昏入睡。

‘阿明，所有人都到齊啦。’一把女子的聲音叫喚他。阿明醒來，回頭一看，只見電車頂層座了十多個穿西裝的人。細心一認，十多人都是在野各派的大老，而座最前離阿明最近者正是剛才叫醒他的原水雲。

阿明不感驚訝，因為這群人是他請原水雲約來的。‘各位，相信三個鐘頭前你地已經從唔同途徑收到我既計劃，也同意遵守約定？’阿明道。眾人都緩緩的點了頭。‘到時你哋唔守約都唔緊要，因為唔守約既人我一定用盡一切既努力追擊，我擔保佢嘅政治生涯一定玩完！’眾人心中不禁一粟，情不自禁再點了一下頭以示會遵守約定。‘好，咁聽日就照計劃開記者會！原議員，麻煩你準備場地。’‘聯盟嘅朋友麻煩聯絡記者……’

交代細節後，各人分開下車，各自回去準備明天的事。究竟有多少政客真心真意要為勞動階層做事？阿明不知道，在會覽工運中，他試過參與，跟隨工會進行抗爭，但工會始乎卻並不是把勞工放於第一位，工運好像只是為他們取得政治利益，工人在工運中就像是工具一般，用完了，就可以拋開。就像會覽工運一樣，提早大選的消息一出，工會便草草結束了工運專心準備大選。

阿明由北治時期的佔中，獨立運動再到最近的工運，他嘗試過參與，有成功，有失敗，他慢慢地發現了一件事，政黨或工會可以把群眾、工人當成工具，難道自己又不能再把政黨變作工具嗎？

民族黨的政綱出台，當中勞工議題卻幾乎沒有提過，因此他制定了這個計劃，把多年來觀察社會所找出的勞工改革方案列出。政綱出台後，在野黨派一片風聲鶴唳，輿論民調都對民族黨給予支持，想未來數年政府改善勞工政策似乎已很渺茫。

原水雲面對當前情景，深思自己和黨的前途，白鴿黨背叛了民族黨，短期內已不大可能再合作，而以民族黨的強勢，即使與她合作也不會有什麼發展空間，就像去屆議會一樣。當天她決定帶領白鴿黨退出政府，黨內對這大膽的決定頗有微言，甚至連她自己對這決定有點懷疑。但細心一想，民族黨急於作出改革，在民生而言，重心在於教育及房屋，在經濟而言則要重新提高香城競爭力，開拓新的工業，吸引外資進注等。可見在未來執政黨會更右傾，行新自由主義，在福利、勞工議題等將不會有大進展甚至在長遠而言會陷入停滯。要成為成功的在野黨，跟執政黨打對台專攻這兩方面相信可有所作為。

白鴿黨多年來被指責為政治投機者，政見左搖右擺。這不多不少也是事實，但原水雲覺得這反而是他們的優勢，黨內風向易受政治利益影響，只要訂出的方向可獲得政治利益，黨員們便會全心全意跟隨，沒有太大政治包袱。當然，這一切都是長遠策略，如今要緊的是當前的選舉。

原水雲在北治時期經歷過北方秘密警察的監控，當然不會用正常手段接觸阿明，她在阿明工作地方以最原始的信件方式和阿明作出聯繫，剛好阿明也想好了一個計劃，郎有心妾有意，雙方便合作起來。

阿明草擬了勞工改善的大綱，要在選舉前公開，要求所有參選政黨要承諾當選後要支持大綱內所有改善條款作出改革並簽署承諾書，呼籲全國人民不要投票予不簽署的政黨，並在選舉過後建立一個組織監察當選者有沒有履行承諾。

這個計劃很簡單，差在有沒有足夠政黨作出支持推起輿論壓力，阿明希望借如今在野各派陷入苦戰，以此迫使在野各黨為作出改變而簽署承諾書，給予民族黨壓力，最好當然是讓民族黨也加入簽署，即使民族黨不願意，起碼可給予壓力，要他們承諾下一任政府改善勞工權益。

原水雲滿腹計謀，心中暗笑這個簡單直接又有點幼稚的計策，但計策簡單、政治感覺淡薄就正是她的目的，讓大眾感覺到這位政治素人方是籌劃者。她一邊點頭裝作仔細聆聽，一邊心裏想怎樣調節計劃，令白鴿黨得到最大利益。

阿明的勞工改革方案的要求並不激進，主要都是關於每周最高工時、假期、產假、待產假、改革強積金等。原水雲見這個改革方案偏向保守，勞工成本又不會因此大大提高，深怕民族黨真的能接受，心中千個萬個想阿明拿一個更

‘高難度’的方案出來，但她城府甚深，不想讓阿明覺得懷疑，只以自己勞工部部長的經驗提出一些改革方案中實行上的困難和一些微調。

想不到這麼簡單就得到白鴿黨的支持，他們之間的計劃周密，為了保持保密，他們秘密商討，就連當天電車的見面也是在數小時前才把方案發予各在野黨人並約定在電車沿線，當電車到站時才讓他們上車。

晚上的

‘電車之會’後，總理很快就得到了第二天在野黨開記者會的消息，心中自言擔心，但當天晚上還有另一件令他更擔心的事發生了。

話說北治末期外來人口大增，做成各樣問題，特別是最嚴重的房屋問題。然而，隨着多個新市鎮成立、劃分多個等級的資助房屋方案的推出，房屋問題來到獨立時代已接近解決。

‘粗暴式開發’新市鎮、插針式在舊區建屋等做法，確實能解決急切的房屋需求，但過於急進、缺乏長遠規劃卻帶來一系列的副作用，包括新區社會設施不足，無論醫療、教育等，也要讓學生、病人跨區上學、醫病。不夠體育、娛樂設施也做成新區的童黨問題，新區治安之差好比數十年前的石葵。

種種問題猶可忍受，而且只要投放資源便可解決。但過快發展帶來的交通問題卻並非靠錢就可解決。北治末期再沒有大規模發展新市鎮，在獨立前的二十年再沒有新市鎮建成。取而代之的是發展已發展區的邊陲、在已發展區中改劃土地用途建樓、舊區插針式建屋等。政府只為這些地區建新路、設巴士線便當解決交通問題，但原有的幹道卻沒有擴闊，而鐵路也沒有相應的提昇運力，無論新區或舊區都因此受害，到了獨立時期，全國交通會在繁忙時間會定期無原因地全面癱瘓。

總理本人其實在英國修讀交通，更曾在當地運輸機構工作，但面對獨立初期面臨崩潰的本地交通問題，他果斷地決定

‘放棄’這範疇，並把交通部部長的職位交予白鴿黨。果然，幾年來本地交通問題沒有什麼改善，但其實執政黨早已制定了一個短中長期的交通改革計劃要實施。白鴿黨一退出政府，執政黨馬上實施短期交通改革，香城一直有一個2元長者乘車優惠，此計表面上直接、有效的援助長者，但實際上有很多問題。為了減少上班放學繁忙時間的使用人數，首先就是把繁忙時間的2元優惠取消，長者需重新付原價的半價。此外，長者使用所有交通工具當然不會理會目的地是那裏、車費是多少，往往便會出現長者

‘見車就上’的情況，即使是長途巴士，他們也會照常乘搭，政府卻要為他們向巴士公司補貼長途的差價。

當然，取消優惠會做成民意反彈，政府決定讓長者於假期免費坐車作補償。而長途車方面則取消2元優惠，而改為4份1票價優惠。當然，長遠而言，這些優惠不應由政府負擔，而是應該由運輸公司負責，這些優惠應該是企業責任。

短期交通改革最重要的一環是大規模重新使用水路運輸。香城各鎮皆臨水，早年曾有很多航線來往各地，但因着人力資源提升等因素，讓這些航線慢慢取消。這幾年巴士、地鐵價格上升，水運成本下降，總理和他的幕僚們認為只要管理完善、可靠、價格可接受，必能舒緩交通問題。

總理對私營交通公司的制度很不滿，和幕僚們私下間也很想把這些公司改為半私營甚至公營機構，令票價能得到控制。所以這次政府便以公營開辦高速船航線。幾年下來，政府行政速度在強大的民意支持下達到極速，從採購船隻，改裝碼頭到聘請船員，航線竟能在三個月開辦，所有船員都是公務員。

兩條來往中區和青山灣、帆船灣的試辦航線大為成功，政府馬上增加班次，班次增加了，航線更為方便，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為了增加航線效率，政府收購了原先用左香城馬交航線的高速船行走這些航線。甚至更修改了港內速度限制，讓這些航線以極速四十多海里在港內飛馳。

在久缺考慮下過急地改快港內船雙行駛速度，意外終於在

‘電車之會’晚上發生，兩首高速船在港內極速相撞，數百人掉在海中，得到消息的總理馬上趕往現場指揮，收到在野黨明天要舉行會議也沒空去想了。

反對派若再在第二天馬上開聯合記者會的話，也不可能搶到撞船意外的焦點。雖然推遲記者會會令執政黨有足夠時間制定反制措施，但為達到最佳的政治震撼，原水雲還是決定把記者會推後五天。

這次撞船意外是其實不多不少也與白鴿黨有關，白鴿黨與執政黨組聯合政府時，就正正是由白鴿黨席的逗號任交通部長。

雖然白鴿黨掌交通部主要是政治原因，但實際上，白鴿黨內有一個專門研究香城交通問題的小組，其中有不少交通專家，出掌部長的逗號更是其中表表者。四年多的執政期內，白鴿黨內已把接近所有能在短期能解決交通問題的方案研究過一次，當中包括改劃港內航道再以高速船作大眾運輸，當然也發現了其中危險：港區除了多條港內線作縱向穿越外，也有新舊兩個大型郵輪碼頭，即使禁止貨船、環保船、運沙船等船種進入，港區依然是非常擁擠，頗為危險。

逗號在有意無意間曾在內閣會議中透露可以考慮以高速船分流海港東西兩邊市鎮的交通，但是高速船又昂貴又難招標，不容易大量使用。白鴿黨多有交通研究的權威，逗號既然能說得出這計劃自是久經研究，總理心中一動，自思招標什麼的自己另有方法可解決，但交通問題不是此屆政府要解決的事，便把此事留在心中。

那知道逗號棋高一着，早知總理和梳打賭王相熟。

而自從梳打-香城大橋建成後，賭王旗下的梳打-香城高速船航線又面臨容量不足，估量總理民族黨若收回交通部再實行港內高速船計劃必定出事。逗號也想不到最後桶出來的禍會那麼嚴重，一句說話竟奪了那麼多人命，而白鴿黨與民族黨如今可說是結下深仇了。

在總理看來，這簡直是一條十分冷血狠毒的計策，但總理卻有苦說不出，始終下決定執行的是改由民族黨控制的交通部，整個計劃也是民族黨策劃、推出。總理不可能把責任賴在白鴿黨上，而且即使要推卸，人家才一句說話，實在不可能為此負責，更會讓人有不負責任的觀感。

禍不單行，公務員總工會唐員會首先發難，號召所有公務員發動為期一天的總罷工活動，抗議政府這幾年來的行政主導措施導致這次嚴重意外。看官或覺得這個消息來得突兀，但有心留意之人卻知道此舉其實並不突然。

公務員系統之臃腫、效率緩慢在北治後期到達頂峰，其時經濟不佳，公務員的高薪和穩定更令大眾把對政府的不滿延伸至整個公務員團隊。

事實上，公務員的質素又確是每下愈況，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保守、不創新、互相推卸責任的所謂公務員文化可說是根深蒂固。

舉個例子，無論電視上的廣告或是政府的宣傳海報，香城人總能一眼便看出所謂的政府味——沒趣的宣傳手法。總理原覺得踏入獨立時期，到了香城人真正當家作主，再無什麼政治任務、利益團體的窒礙，可大幅提升政府的管治質素。

獨立之初，民選的管治班底確定大眾覺得耳目一新，推陳出新而又真正急市民所急的政策實是讓市民大為鼓舞。每項新指令都是民族黨智庫多年居野期間研究而成，一些後來屢受稱頌的政策如落實小班教學、不計成本維持大學術科、限制非個人及外國人擁有住宅等對日後香城有重大影響的改革都是這時的產物。

然而，當政策實際執行時，卻常為所謂公務員文化打了不少節扣。

獨立後的政府架構沒有太大的改變，由上而下，依次為總理，政財律三司，各部部長，各署署長。

依照英國的體制，總理、政財兩司和各局局長（後改為部）為議院執政聯盟的議員（並不硬性規定，後來成為不成文習慣，獨立初期也有例外，如時任運輸局局長羅光至就不是民選議員，由白鴿黨推薦出任局長）而各部副部長、政治助理則如北治時期一般由執政聯盟推選。律政司及正按察司則沿舊制

由總理委任，獨立運作。

由各部的常任秘書長以及各署署長以降的各級官員沿舊制皆由公務員出任，這批人理論上是政治中立，而實際上大部份也安然渡過獨立續任原職。

當然，有部分署長關係到國家安全，如警部、移民局等，由執政黨空降首長並把其中政府“不信任人士”換掉。

政府最高層銳意改革，急於獲得成果回報市民期望，各部的改革法案如雪片飛下，簡直有如當年的熙寧變法和戊戌維新。各部部長經由民選選出，多為前獨派人士，北治時期即使能從民選中脫穎而出出任立法局議員，卻因為政制而淪為萬年反對黨，平時工作只是查察政府問題並提出質詢，更何況部長們大多在北治末期已因其獨立傾向已被剝奪其參選權。

與深受北方習氣的北治時期局長們不同，這批新部長們不介意所謂“人情”。

他們不習慣與公務員級別的官員商討政策，只是把執政黨決定了的指示拿出，讓公務員們實行，官員們頂多能在執行上提出意見作微調，這還要看是那位“老細”，有些不好脾氣的部長對着公務員們簡直寸步不讓。

不止如此，過去北治政府推出政策往往會非正式的諮詢高級公務員，且顧及公務員團隊執行上的問題，但如今別說諮詢，政策在執政黨內部確定前更不會讓官員們知悉！北方統治香城多年，早已在各級公務員團體中建立了不同的關係網加以控制，其中以高級公務員的“純度”最高。

獨立後北方勢力撤出，但這群高級公務員的連繫依然存在，這也是總理雖不至於把這群人連根拔起，但也對他們不予信任且強硬對付的原因。

這群高級公務員乃社會精英，自然不願意就此聽由執政黨的壓迫，因此上北方勢力雖撤，這群人卻仍繼續暗中來往。

踏入獨立年代，律政司一改其“官官相衛”的作風，公務員若出現嚴重錯誤，律政司往往會勇於提告，交予法庭分辨對錯。

海港撞船意外後，總理在到場視察後表示一定會追究到底，雖然這在意料之中，但也激起了高級公務員們的公憤：明明是政府最高層不停催迫港務處推出高速船計劃，甚至港務處曾多次要求用更長時間研究，但都被上頭否決才被迫推行，如今出了事總理卻好像要把責任盡數推往港務處一樣。

要做些什麼對抗！雖然有這個想法，但這群高級公務員職位雖尊，但在政治上卻不太能給予政府什麼壓力。

大眾也肯定不會同情這群前朝的特權分子，甚至是以往關係良好的親北各派如今也未必會給予什麼支援，思前想後，終於找到了同盟可以和執政黨抗衡一下。這群人就是基層公務員。

雖說北治末期政府的倦怠是源於政府上層的管治質素不佳，但上行下效，基層公務員們的表現也着實不佳。

公務員被喻為

“鐵飯碗”，意思是飯碗怎樣都打不破，被解僱的可能性接近零。因此普遍的公務員工作態度就是達



到工作的最低要求，再排隊每年慢慢升職加薪。

總理對此十分不滿，他需要的是一個有創造力、有活力的政府，因此在首屆政府中，執政黨雖不至大肆改革公務員系統，但卻以一切行政手段要鞭策他們。

以人手為例，過往政府的習慣是人手只加不減，但新政府卻會積極審視各現有職位的人手，某些人手過盛的職位更會作出裁員。

唐員會是北治時期北方用以聯絡香城基層公務員的機構，北方退出後，影響力猶在，高級公務員找上他們要和執政黨對抗，可說是一拍即合。

唐員會勢力雖大，但也不至於能輕易左右所有基層公務員。但在公務員間那種或許會失去工作的心裡壓力，令公務員之間瀰漫着要做一些什麼東西對抗政府的想法。

高級公務員們馬上聯絡唐員會，稍經盤算，若在選舉前進行工運，相信是最好的發難時機，給予尋求連任政府壓力，為公務員作一些承諾。

---

這天上午，總理沒有到總統辦公室上班，而是留在總理府會見英米兩國駐軍總司令。

商討的是駐軍軍費加價問題。

香城獨立後，紅巾軍急急撤走，香城頓成防務真空之地。

警察部隊成為了香城政府擁有的最高武力組織，但警隊是保安部隊，用以維持治安，無論裝備、訓練、規模皆不足以用作替代軍隊擔起國防責任。

總理早在獨立前已預示到獨立後的國防問題，斟了喜馬拉雅協助，以香城喜馬拉雅裔人為主建立了本土守備軍團。

但此軍團無論人數、裝備等都不能與之前的駐香紅巾軍相比，更何況往日北治時期，香城實際上在防務上沒有什麼威脅，但如今與北方分家後，北方立成重大國防威脅，因此香城的防務不止以駐香紅巾軍為目標，而是要建立更強大，有更強戰略威懾力的部隊。

建立軍隊不是一朝半夕的事，在建起可接受的武裝前，引入駐軍協防是必需。

香城獨立後不久，米國的驢黨終於取代執政多年的象黨。

米國象黨執政時的干涉亞洲政策，可說是間接促成了香城的獨立。

米國總統當時曾承諾，若象黨繼續執政，可保證於香城駐軍協防。

誰知選舉不順，打正旗號要減縮軍費的驢黨上場，驢黨要縮減海外駐軍，當然不可能在香城反其道而行新增基地。

好在一位民族黨的閣員想到一條計策，原來歐洲的克拉科夫在數年前就曾以鄰國羅宋的軍事威脅而請米軍建立基地，且開出條件，願意付高額費用“邀請”進駐。

有此先例，總理決定也以同樣手段邀米軍建立基地。

同時，英國也在交涉下願意為香城盡“最後的道義責任”承諾再駐香城二十年，並協助香城建立軍隊。

就這樣，兩軍便進駐香城，這天早上總理便是會見兩國司令相討增加駐紮費用。討論前雙方早已互相試探了對方，因此上商談頗為順利。

雖然如此，但總理依然悶悶不樂，兩軍司令當然知道他是在擔心作晚發生的撞船意外。

他今天不願到政總上班，就正是因為從他不願意到那能清楚看見兩條半浮半沉的高速船和大量救援船隻的辦公室。

他緊閉雙眼，這是他思考時的習慣，多年來無論風風雨雨，只要閉上眼沉思以後，張開眼時，便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獨立以來這幾年來的成果令他感到安慰，唐人管治團隊從來不曾達到的極高民望，令他和管治團隊或許忘記了一些當天他們曾激烈反對的東西。

記得北治時期，時任特首曾以行政手段繞過議會直接通過建立一個博物館。

在建博物館而言其實幾乎無人反對，但朝野內外的爭議卻依舊，所非議者，卻是特首以行政手段越過立法局的行為。

其時的總理和民族黨當然也大加鞭撻這種行為。

回想今天的執政民族黨，這次的撞船意外，很大程度就正正由過急、未經足夠政策準備而起。

其實不止此事，4年多的執政期執政民族黨實際上多有過於急速的改革措施，只是其改革的結果良好，而有十分好運，沒有出現過像這次一樣的事件。

思念及此，總理立時背汗直流，對於公務員總罷工，總理本來已有對策，但這時想起卻像一個重要訊號，而這種訊號卻是可動搖民族黨統治的。

總理所擔心的不是偏向行政主導的施政作風，這正是總理所想的。就如當今香城的議會民主制，就是總理為使執政黨不受窒礙而引導而成的（如米國，當國會和總統是不同黨派時，便會出現過度制衡的政治混亂）。

公務員的不滿一直為民族黨最高層所知，民族黨高層對之亦不介意，因為對公務員們作出改革有社會大眾廣泛的支持。

從種種跡象所看，這次罷工高級公務員們雖沒有參加，但卻明顯在背後支持着。

而這群高級公務員在背後應有一個秘密的連繫，而這個連繫怎至有可能是源自北方。

直至今刻，總理方始察覺這個組織的存在，總理試着更往深處想，震撼更為龐大。

這幾年來民族黨的改革眾多，但若以一言總結之，就是所謂“大眾福祉”。

民族黨之所以受支持，乃是她的施政方針往往以大部份人的利益為依歸，民族黨的權力不來自英國，也不來自北方，更不來自地主富人，卻是來自社會大眾，因此才能一洗北治時期這個那個不可得罪的境況。

但以大眾利益為依歸，民族黨依舊有很多敵人，好像執政黨曾停掉北方移民一年，又要求移民到香城者需通過粵語或英語測試等，一批又一批等待家人團聚者對政府簡直狠之入骨，更甚者移民入境的制度似乎只針對北方移民，一些喜馬拉雅裔或歐裔移民者卻不難入籍。

又例如鄉郊地區的原居民，即使原居民組織在獨立的可能性越來越高的時候，快速改變政治取向，卻依舊被總理點名批評丁屋制度不公，欲推出原居民公共房屋的制度取締。

此制度香城像以往一些安置搬遷村落的

“新村”類似，以政府統一建造公共丁屋，並適當地建設配套，派予原居民男女，讓他們可以同族一起居住。聽上去好像不錯但卻變相讓舊制丁屋的一些利益失去，如賣出建築權益的套丁、和發展商合作上下其手的機會，特別是以往擁有特權的原居民領袖們。

若這些人背後都有一個組織，各自運用其影響力，同時在此刻發難，肯定會為選舉打來很大的影響。

長遠而言，民族黨必雖改善程報收集能力，政治是醜惡的，單靠政績不可能維持統治。

選舉前有三個問題要處理，任何一個問題都有機會令民族黨失敗，三個問題中公務員罷工倒也不麻煩，公務員最怕的就是失去工作，只要表明所有參與罷工者皆作擴工處理，基本上已可令大半數人放棄罷工。

至於撞船事件就有一點複雜，當初的確是由於總理聽信逗號的提示而指示迫使港務局推出港內高速航線。

民族黨內部初部決定棄車保帥，由運輸部長負上這個責任，為顯示與前朝不同，官員需對過失負責，運輸部長將不會參與選舉。

運輸部長鍾迅被喻為民族黨最有前途的黨員，他和親信們在黨內自成一派，一直研究改革國內運輸通勤問題，被稱為黨內的

‘交通系’。這次剛接任不久即面對重大難關，失落之餘對總理要自己做棄子也不無憤恨。

最難處理的還數白鴿黨和會覽中心工人阿明挾在野各黨以勞工改革名義挑戰執政民族黨。

這天早上一位政治記者的評論引起了總理的注意，這位記者在他的專欄評論在野諸黨聯合時，認為阿明和白鴿黨雖然一起發起這次行動，但實際上卻是處於相反的立場。

在阿明，他的目的是逼使民族黨承諾進行勞工改革，他估計民族黨最後都會被逼答應改革，至少也會作出讓步。

在白鴿黨，原水雲卻認為民族黨不會妥協，從而影響民族黨的選情。

總理認為，這位記者的評論雖不中亦不遠矣。

作為前閣僚，原水雲果然更清楚民族黨的想法。

由北治末期到獨立這幾年，因着北方經濟崩潰及本地經濟衰退的影響，香城勞動及租金成本大減，一些食品製造業、手工業竟然得以重生。

一些小型的食品制作，如標榜本地製的手工啤酒廠、玉冰燒酒廠、腐乳廠等陸續在工廠區開張。

藉着經濟衰退致使的這些行業重生，令總理萌生起重塑本地製造業的想法。

當中總理最先想發展而又最匪而所思的竟是農業。

這源於一位希伯羅裔客卿的積極建議。

這位希伯來智囊世居香城，家族早年曾是香城望族，數十年前受復國主義呼喚，舉家遷往錫安。

錫安面積不大且滿佈荒漠、水資源不足，卻由此逼出了先進的農業技術。

這位客卿乃農業專家，早年在錫安有份研究在沙漠上發展農業。知道總理也有意思發展農業後，建議總理發展在高樓大廈內及屋頂種植的技術，總理接受意見，隨即實行。

這幾年政府在數棟舊工廈中發展室內種植，及至去年，香城建成了首座50多層高專為農業而設的農業大樓。

農業只是其中一項新產業，尚有其他種種產業正要發展。

總理要把一切阻礙香城經濟重生的阻礙掃走，就減低香城的投資成本上，土地、房屋等成本政府早已如火如荼地用盡一切方法降低，勞工改革是一條

“不歸路”，如在這重新發展經濟的重要時機削弱香城的競爭力的話，香城未來的經濟發展必定荊棘滿途。

就這樣，幾天又再過去，明天就是反對派記者會的日子，這天正好是重光紀念日，是香城紀念二戰重光的日子，總理邀請了到訪的楓葉國總理一同參加紀念活動。

英治時期，此紀念日大受殖民政府所重視，總督往往帶同大小官員到女皇廣場致意。

及至北治時期，政府銳意

“去殖”，紀念活動轉為民辦，政府派出次一級的官員出席活動，而警察銀樂隊也不再出席，改由少年制服團體協助，一首“最後崗位”演奏得歪斜走音，令人側目。

此戰役中楓葉國助守兵團損失慘重，戰後受楓葉國國內所重視，北治政府卻為了貼近北方的史觀，而刻意忽略香城保衛戰本土守備軍的努力。結果出現了北治時期楓葉國政要參加香城的國殤紀念活動，

香城政府卻僅派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出席的奇怪現象。

獨立後，政府重新詮釋歷史，承認守備軍團的努力，學校也要把這段歷史寫進教科書中。

這次楓葉國總理到訪，商討更進一步的經貿、人才及軍事合作，被視為小英聯邦CANZUK落實前的嘗試。

楓葉國乃最早承認香城獨立的西方大國，也擁有最多的海外香城人口，致使兩國關係極佳，與北方和楓葉國的緊張關係相映成趣。

數千人參加活動，每人的胸前都掛上了大紅的虞美人花。

儀式由喜瑪拉雅兵團主理，氣氛自然比過往的青少年團體認真嚴肅得多。

總理在致辭時特別提到了出席的兩名粵江大隊的成員，粵江大隊由本地原居民組成，大戰時在郊區以游擊隊之身作戰。

他特別提到，北治時期刻意忽略楓葉國軍人在香城的犧牲，不代表獨立時代的政府會否定隸屬紅軍的粵江大隊的努力。

儀式舉行得很完滿，加上作天落實的各類合作，兩國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接近。

正準備陪同楓葉國總理離去，一瞥眼，戴着碩大虞美人花的原水雲正站在眼前。

原水雲對總理一笑，轉頭便往記者群走去。

作為主要政黨的黨魁，選前爭取曝光乃人之常情，原水雲斜眼望了一下其中一位記者，示意他發問問題。

問的當然是那已成為公開秘密，索性便光明正大地在明天召開的在野黨聯合記者會。

原水雲卻不願回答“政治上”的問題，另開話題，說的是國防問題。

原水雲以紀念陣亡軍人為引子，宣揚和平的重要，繼而大力反對執政民族黨所提倡的徵兵制，又認為年輕人服兵役是浪費時間，寶貴的勞動力也會喪失，影響經濟。

她繼續說下去竟越說越誇張，她認為，米英聯軍總有一天要撤離，撤離後香城應向不設防國家為目標。

原來當年北方與英國商討香城未來時，英方確曾提出英軍撤走後紅巾軍並不接手，讓香城不設防。惟最後北方堅持，並揚言紅巾軍無論如何一定要開進香城，英方方

始作罷。

聽起上來好像有理，但其中邏輯卻錯漏百出。北治時期的香城確是可以不設防，而實際上駐防的紅巾軍的軍事威懾力也相當有限，駐軍更大程度是用作宣示主權甚或有陰謀論者認為是用作震懾香城的反北份子。

若要與現今獨立香城作比較，更應該是當年的英治香城，實際上，北方在內戰大定後數十年間也曾多次揚言要出兵南下武力征服。

然而，原水雲的提議又確是非常吸引。對啊！無論如何發展軍事，只要北方堅持要引兵南下，香城一個彈丸之地，沒有戰略縱深，是無論如何都抵擋不住的。何不省一點金錢，省一點徵兵制下年輕人的寶貴青春，着力於外交，促使米英等國繼續保護？

總理一聽之下更為惱怒，此人確是什麼都不懂，這種言論真會壞大事！

香城地方狹小，當然不可能像以往北方或羅宋一般，被入侵時以空間換取時間，打游擊戰、運動戰等慢慢消磨敵人以獲得最終勝利。

但所謂小國的國防也不能說是沒有意義，試想被入侵時，軍隊捱到24小時和直接投降的分別？以現今軍事科技，若捱到24小時，已足夠讓米軍整個太平洋艦隊駛近、戰機出擊了。

當然，香城近百年來沒有面對戰火經驗，大眾或許會真的相信了原水雲這個糖衣毒藥般的提議。

當年那位大愛包容的英揆，就曾經嘗試用所謂和平外交手段對付第三帝國，沒能及時阻嚇撲滅法西斯國家對外抗張的貪念，戰爭最終也告爆發，歐陸間因而兵連禍結

死傷無數，英國固然損失慘重，慘勝後稱霸過百載的帝國也自此為轉淚點，隨之日落西山，斷送了第一大國的地位。

一時間的綏靖只會換來短暫的和平，只有實力方是自立於環宇間的唯一之道，此刻總理在心中跟自己說，什麼議題都有相討餘地，但國防？不！

白鴿黨開展這個新的話題，傳媒們皆覺耳目一新，接着當然是爭相訪問總理關於國防的事宜。

總理對此話題全無準備，不能像以往一般旁引各國經驗、歷史往例、大量數據來支持徵兵制，但他不愧是一代演說家，回答時七情上面，一時惇惇提醒自由民主的得來不易，一時又鼓勵國民團結，守土有責。

特別是當有記者問到白鴿黨的主張可有協商可能時，總理斬釘截鐵地說：國防乃係國之根本，冇商討的空間！

自此話起，奠定了民族黨的強硬國防政策，日後民族黨內無論是那一派別，對國防政策上也相對的保持了一致。

總理又承諾，表明徵兵制實施後，民族黨一體成員及其親屬，皆不可以任何手段逃避兵役，包括避以他國國籍等，違者皆會被開除黨籍。

這也成為了往後香城從政者的基本‘政治貞操’

· 往後有家人切法逃避兵役的政客，皆會淪為政敵之口實，為國人所不齒，甚至在很多很多年以後，政客們更會在個人宣傳中綴上自己服役年份兵種，一來為拉攏同屆役友，二來用以表明自己曾服兵役。

只聽總理對記者的回應，原水雲已感到自己已輸一仗，既然新戰線開不成，只好重新聚焦幾個可與民族黨一爭高下的議題。

可爭的議題正正是令總理頭痛的那兩個問題，公務員罷工早在總理強硬恐嚇要把所有罷工公務員作曠工處理而壓了下去，罷工不了了之，原水雲也不願意和這群公務員有多大關係，因為這群人並不受大眾支持，一時輕舉妄動怕會因小失大。

勞工議題自是最大武器，早已準備定當明天記者會便公開挑戰，先不提。

撞船意外理所當然是盡可能提醒市民政府近幾年推行政策過急的問題，但她也留意到民族黨撤換鐘迅參選的決定。

她認為，這決定簡直是自斷雙臂的行為，不僅破壞民族黨內的團結，在運輸政策方面，交通系在短期內也不可能有什麼貢獻。

因此白鴿黨要更偏重於運輸議題，她要把過往研究過的國內運輸解決方案都拿出來，什麼再建兩條過海隧道穿越海港、什麼在各鎮大建高空輕軌系統、甚至把連接各鎮的高速公路改為雙層提升運力。方案最緊要夠搶眼、夠誇張、規模夠大！

兩大議題成為了白鴿黨的兩把尖刀，白鴿黨人磨刀霍霍，準備挑戰民族黨。—————  
—————記者會選了在會覽中心一個大廳進行，近五百名記者出席，參與的記者之多近年僅見。有老行尊感嘆，上一次有這麼多人的記者會，已是希哥就照片事件出來解釋的時候了。

人數眾多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近年香城主流傳媒的大幅度碎片化，科技發展令網媒的成本大幅降低，很多傳媒人自立門戶服務目標少數群體。

第二個原因又和第一個相關，正因着傳媒碎片化，眾政黨附有自家專屬媒體，而那天大多數的在野黨，除了幾個親商界的政黨外全都到齊了。

阿明座在橫亙長枱的中央，各黨大老依影響力依次座在旁邊，在旁的自然是發起人原水雲，加上前民主派大狀黨、職盟、工社黨，親北的禮義廉、工賊、明德黨等，差不多就是十多年前獨派尚未枱頭時議會的模樣。

先是阿明高聲朗讀自己草擬的勞工改善要求。他的要求很簡單、明確，和多年來勞工屆的訴求差不多，包括把假期統一，取消所謂勞工假而全國僱員都用所謂銀行假、訂定一週最高工時、確立勞資集體談判權和改革工會條例，放寬組織工會的要求。

最後一項頗為令人意外，因為在場的工賊正正是現行條例的受益者，坐擁眾多屬會控制各大行業的勞工代表資格，如今竟願意往前走一步在她的特權顯露在鎂光燈前先行自行削去。

阿明雖能清楚朗讀了所有要求，但始終他非政治人物，朗讀時不脫生硬。

但這正正是原水雲的目的——讓市民覺得這是一個由政治素人聯結的連盟。

各黨隨即在聲明中簽署，答應若當選必定要推行種種勞工改革的立法並隨即宣誓。

這群在野的勞工改革聯盟隨即拿出他們合組的八十人參選名單，呼籲所有香城打工仔支持。

這個在野聯盟雖在勞工議題上達成共識，但其餘的議題卻各自發展，白鴿黨有自家的運輸改革方案、工社黨有推動少數族裔平權的訴求，明德黨卻又有限制移民的要求、禮義廉高呼再公投回歸祖國，大狀黨卻提倡

‘去北化’的運動..... 聯合記者會後，摩地大學立即作出了民意調查，民族黨的支持率下跌，其中她的勞工政策更只有不到兩成的支持率。

實際上，現在的情況已是總理估計中最差的，以現今民調計算，80個議席中78個議席是民族黨或在野聯盟候選人佔優，只有2個是兩派以外的候選人領先。

這是總理極不想見到的二元對決局面，無論媒體、選民或選舉辯論都會更把這次選舉連結上勞工議題。

無論是民族黨內部或是總理，都已經對勞工改革有所軟化，開始盤算可以適當的答應阿明提出的部份條件。

選戰其實是民族黨的弱項，上次選舉還未與其他獨派統合的民族黨，單一政黨竟得到近六成的支持率，但選舉結果和其他獨派加起來竟達不到一半議席要組聯合政府。

因此執政黨即使在施政方面十分大膽，但選戰卻極為小心，討論後決定，勞工議題的軟化可以再往後一點再公佈，用多一點時間考慮那一項的退讓不影響各種經濟政策，而且時候尚早，或者遲一點會有其他事情讓大家把目光從勞工議題拿開。

執政黨這種膽大心細的態度在治國而言當然是絕佳，但作為選戰卻不然。

選戰講究的是快、狠、準，話講大了不緊要，因為世界上的政客幾乎不可能落實他們的政綱，他們上任後的目標是找借口，脫掉之前的政綱。

很快，民族黨就嘗到了惡果。

民族黨執政後在全國各地設立了分舵（民族黨獨特名稱），分舵與北治時代的議員辦事處類似，但面積大得多，民族黨規定議員或當區的影子議員（將被派往當區參選挑戰在席議員的人）每週最少有一天要留在辦事處，舉行問答會，一來讓議員解釋政策，二來讓市民表達意見。

問答會又分為兩部份，一部份讓公眾人士提問，另一部份則讓學生青少年發問。

各區的每週青少年答問環節是希伯來智囊彌敦一手策劃，錫安教育放任自由，講究獨立思維、邏輯、辯論。

總理對此極其嚮往，但教育政策不可能快速改變，只能緩緩而為。於是總理變以民族黨名義在各區分舵加插每週青少年答問，當中又會讓青年們為不同題目互相辯論，不限於政治問題，有時甚至會是討



論歐洲足球隊的戰術，又有時會討論不同品牌的電話，吸引青少年聚集在地區分舵。

當然，這還是加強地區力量的手段，在各地佈起所謂樁腳，吸納新血。

當區國會議員是黃台，黃台是執政黨老黨員，早在政治人物講句粗口已是十惡不赦的年代，已蒙起臉帶領街頭抗爭。他雖不是部長，但十分踴躍發言，又加入了很多不同的委員會。

他的脾氣差，和其他黨友關係不好，因此獨立後發展不佳。但以他在獨立運動的貢獻和威望也足以獲派一個中產票倉選區。

這區的問答會很好做，選民較年輕，即使對執政黨提出非議也是斯斯文文的，不像老區的親北老人上講粗口下提拳頭。

雖臨近大選，但公眾提問環節也只問了幾個關於獅子山之心移民的細節，輕鬆應付後便到青少年環節了。

只見聚集的人突然多了起來，有些更提起電話要拍攝。

王台見此聲勢，估計又是有人要來

‘挑機’了，民族黨要議員們每週面對一次群眾，多少黨員就因為害怕這一關而不願爭取出選，王台當然不怕，清清喉嚨，挺直胸膛便準備面對提問。

只見一個眼睛細長、單眼皮、國字口面的十五六歲的少年越眾而出，乃是個北人。

他問道：

‘王議員，民族黨怎么看待十多万北语儿童的教育语言问题？他们根本无法操粵英两语，一口气改变政策取消北语教学，简直令他们的学习陷入停顿！’

噢！不僅是北人，還要是‘深北’！王台心想。

深北是香城激進民族主義者對北人的蔑稱，以香城為核心向北擴散，粵桂兩省或操粵語者叫淺北，而他省北人，特別是操中原話者則叫做深北，而在激進主義者的認知中，深北的地位更為低下。

‘呢位年青人，香城乃係以粵英為官方語言，教育自然亦應該緊跟政策。閣下同你班朋友，如果要用北語學習大可以返過去你哋既地方。’

‘我们也不是反对改革，但一口气要所有北语教学的学校改为粤语是对该批学校的学生很不公平的！’

‘粵語科冇要求考試已經係好大既讓步，又有北語母語科俾你哋揀，仲想點？作為香城人，英粵兩語都應該掌握，你哋一種語言都無辦法掌握，俾你哋畢業你哋都有辦法喺呢度生存。’

‘怎么不能生存，我们会说北语，祖国那么大，那么多发展空间，怎会不能生存？’

‘哈哈，你咪返去囉，過多兩年叛國罪立法，憑你呢一番說話就已經違法！’

黃台說罷已知道失言，現場一時喧嘩無比，眾人皆低頭耳語，只見十多個鏡頭拍着黃台，看來大錯已

鑄。

國會去年通過了教育改革法案，最大的改革莫過於重整了舊有教授唐文和北語的政策。

過往唐文乃必修科，學校選擇以北語或粵語教學，至大比之時，會話科則自選以北語/粵語應試。

教改後唐文依舊是必修，政府將

‘鼓勵’以粵語教授，以粵語授唐文的學校不可再改為以北語授課。而以北語教授者改為以粵語授課則可得到額外資助。

此外，大比作文可以粵語入文，大比的閱讀理解卷也會於五年後開始加入粵語文章。

經數年籌備，教育部同時推出了官定粵語字典，收錄及制定粵語字予以入文，長期目標是確立粵語版的‘我手寫我心’。

另一方面，過往北語在中小學為必修科，但大比則為選修，考生可自由選擇修讀。如今北語科則被拆分為粵語科和母語科。

粵語成為中小學的必修科，但卻不必於大比考核，讓學童在較輕鬆的環境中學習粵語。母語科同屬必修，雖不必於大比中考核，但學生必需在中學畢業前通過測試，確認能在最低程度上掌握母語。

北語降格為其中一種母語課程讓北方移民選讀。其他可供選讀的則包括客家話、潮州話、閩南/台語等。至於粵語為母語的學生，則可選讀進階粵語課程。

一些南亞裔學校，經多年爭取，也終於如願以償，可以母語科名義，獲政府資助教授阿威伯語、軒度語、彭雜語等。

有趣的是，政府並沒有統一各語言科的教學甚至在某程度上鼓勵不同方言的粵語，有學校的粵語母語科竟教以五邑片、南海片等口音的粵語，而一些閩語母語科則會授泉彰莆等片。

這種不統一的語言教學，在日後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這就是後話了。

基本上，新教育政策是深受國民所支持的，即使在北人移民社群，也沒有太大的反彈，黃台壞就壞在說了最後一句“憑你一番說話可以定叛國罪”。

想當年北治政府推動叛國法，被視為打壓意見的手段，民主獨立兩派高舉言論自由的旗幟反對。香城立國的原則就正正是以自由、民主為建國核心價值，言論自由乃實現自由意志之母，今天竟有執政黨議員重提叛國罪，還要是單憑隻言片語？

若只是一個妄人隨意亂說卻猶可，但這叛國罪立法實際上卻真的在民族黨內部討論過。原因是北治期間實在太多北方南下的滲透，要以系統性手段維護國家安全，叛國法確是有其討論空間。

內部討論時當然也曾提醒各人要嚴守秘密，想不到黃台卻會在盛怒下說了出來，釀成大禍。

這一個階段，要換人出選已沒有可能，那要不要和黃台一刀兩斷呢？若非，民族黨的選情只有更為嚴峻，民族黨的支持者超過一半是自由派，言論自由放在極高地位，若庇護他，恐怕會失去大量選票。

但黃台的地位近乎開國元勳，本黨之中隱隱然是極右派的領導者，若與他撇清關係，或許又會得罪黨內一個派別。

顧不了那麼多了，大局為重，再棄一子吧！

不到半小時，黃台出現在總理面前，總理還沒開口，黃台已搶着說道：‘總理，呢件事我負全責，我會對外話叛國法只係我自己想像。議席方面，我會照選，喺選完之後會即刻辭職，你另外派人補選啦。’

看他充滿誠意，又處處為大局設想，總理深受感動，抓住他手道：‘台兄，估唔到你咁明白事理，咁樣處理好好，你先請委屈一下，過幾年等件事淡咗，仲要多多借重！’

兩人對望一笑，多年戰友，出生入死，一切盡在不言中。選戰風高浪急，這事又製造出一個大麻煩，好在黃台識相，再讓他好好的控制黨內極右派黨眾，這樣起碼不致於破壞黨內團結，為總理留下了些少安慰。

黃台兌現承諾，馬上便召開記者會交代。

這叛國法實際上雖是頭一次聽到，但配合民族黨過往推崇國防第一的論調又似乎合情合理。

有這麼好的題目，在野聯盟自然盡情發酵，可笑的是，當年大聲疾呼什麼言論自由也要自律、言論自由也需要有底線的親北候選人，竟也好意思以此追擊民族黨。

香城人雖善忘，但也不至於忘記親北派當年種種支持收緊言論自由的態度，因此這次‘疑似叛國罪’立法事件，最得益的便是以白鴿黨為首的前民主派。

撇開選舉而言，這次事件也成為了各派的一個訊號，經過這次眾口一詞的討伐，香城自此一段長時間，再沒有人敢提出任何相關收緊言論自由的提案。

民族黨的支持率再度下跌，媒體的重點再一次被轉移，強弱易勢，在野勞工聯盟的支持率首次超越了民族黨。

原水雲又喜又悔，喜的是以此聲勢，在野聯盟大有可能得以獲勝，聯盟以原水雲和白鴿黨牽頭，原水雲大有機會一躍成為下任總理。

悔的是想不到民族黨自己多番失誤，令白鴿黨當初的選舉策略過於保守，和在野各派組成聯盟，未能最大化選舉結果。

聯盟建基於勞工改革，但除此以外各黨政見各有不同，即使一時獲勝，最終也只會成為懸峙國會，繼而淪為少數派政府，執政困難。

從白鴿黨總部斜看下去，看着那白牆黑瓦、混合東西洋風格的總理府，心中狂喜。

抬頭看去，港口兩岸一覽無遺，很快不僅是那漂亮的總理府，眼下的美妙國度也將成為她的囊中之物了！

突然間，只見高空之上，一卷細長白雲呼嘯往北，飛行疾，難以辨明。

很快，第二、三條白雲跟着第一卷雲飛出向北飛去，她這次看得清清楚楚，是飛彈！

---

發射的是導彈防禦系統的飛彈，這是一套香城向錫安購入的反護系統，偵測雷達廣佈於全國各地，一經探測到飛彈、火箭炮等，系統立刻便會自動追蹤、定位，並擊落它們。

系統啟動的消息馬上通知了總理和駐軍司令，根據消息，系統探測到北方連續十多枚火箭攻擊香城東北邊境小鎮月懸角。

這是獨立以來的首次邊境沖突，總理立即頒布備戰狀態，並召集閣員和駐軍司令到作戰總部。

獨立後，政府與駐軍建立了沖突分級系統，這個系統相當詳細，涵蓋了本國軍隊、米英駐軍和民間對戰爭的對策。

一旦任何與北方的沖突發生，全國會先進入備戰狀態，全國軍隊、外國駐軍、警察等即時報到，邊界立即關閉。

司令部會馬上用各種手段認定沖突的級別，由最嚴重的戰爭狀態到最輕微的開火事件。

司令部與邊界各部隊聯絡後，發現衝突只在東北邊境小鎮月懸角與附近海域發生，北方先有數十發手提式火箭炮向南發射，邊境部隊和對開馬士灣海域的近岸部隊繼而開火。

為保安理由，香城邊界自英治時代起一直設有禁區，預留作保安用途。

因着禁區的限制，邊界各地皆人煙稀少，但月懸角卻是例外，當地是唯一一個禁區內的市鎮。

當年英方與北方畫界時以一條小河為界，把月懸角一分為二南北分治，後來月懸角一段的小河乾涸，成為准一段陸地界線。

市鎮與北方緊密相鄰，英治北治時代還好，到了獨立後保安要求增加，加上米英駐軍強烈建議下，總理一度想把所有居民遷出預留此地作軍事用途，但居民世居於此，自然反對搬遷。

希伯來智囊彌敦又引錫安殖民區經驗，強調駐重兵防守可保小鎮安全，又可帶出獨立後讓市民保持原來生活的決心。因此總理決心不理米英軍建議，不計成本屯駐大軍佈防。米英聯軍認為沒有必要，因此不願在當地派兵助守，因此該區邊界純以本土部隊駐守，當地喜馬拉軍團駐有近五千人，而居民卻僅有不到三千，這個邊界小鎮的軍民比例竟超過一比一。

香城不想也不能跟北方發動全面戰爭，因此早已制定與北方有任何沖突時反擊的規模。

以這次事件為例，雖則北方主動開火，但香城方作戰非常謹慎保守，一在其他各邊界不會主動開火，二不出動戰機空襲，三只使用導彈防禦系統而不主動轟擊北方目標，四不主動越界。

開戰一小時，北方似乎也不願意擴大戰事，始終緊鄰香城北界的鵬城也是個大都市，若引起米軍反擊，損失必重，因此有默契地只容許月懸角一帶與香城軍隊繼續交火。

雙方各有顧忌，加上戰區南北增緩慢慢集結，雙方更見審慎，海陸槍炮聲漸見疏落，戰事進入膠着狀態。

# 外傳 老人

時間回到那一天。

有人說這是黎明前的黑暗；有人說這黑暗會直到永遠。

隨着指尖的指引看過去，只見老人背對着座在樹下的搖椅，緩緩走過去，只見他閉上眼，縮在椅中，手拿念珠，也不知他是睡著了還是在祈禱。

‘樞機，樞機！’ ‘樞機，樞機！’

叫了好幾聲，老人眯起其中一隻眼，看一看來者，又閉上了眼。

來者一共兩人，一僧一俗，穿西裝的俗家人道：‘枢机您好，从今天起我就是这里的政协委员，請多多指教！’他白白胖胖的，說得一口滬江口音北語，給人一種親切的感覺。

老人一動不動，好像沒聽到他說話似的，兩人站着覺得尷尬，穿修士服飾那位是修會中的‘知客僧’不想讓黨委太沒面子，只好自己也開口：‘樞機，會長想你見一見政協。’政協也開口：

‘吾知儂也是滬江來，有舍需要請一定要告吾讲额，听刚侬想回去滬江教书，吾可以帮侬。’

政協想拉鄉情，索性說起上海話來。

樞機眉頭一動，終於張開雙眼，座正身子，卻是跟修士道：

‘我又唔係會長，我只係呢度一個隱修緊嘅會士，咩隱修會士好以隨便見街外人啲咩？’

政協臉上變色，厲聲道：

‘你不要敬酒不喝喝罰酒，你知不知道，北方那些主教看见我也要叫我一声刑总，我来就是跟你讲，这里以后就我最大，你乖乖的待在这还能有点自由，如果想搞些什么的话，你一生也不用离开这里！’

樞機再也沒有理會他們，政協哼了一聲，在椅旁吐了一口痰，氣沖沖便走了。

樞機眼角慢慢流下了一滴淚水，手中拿着當年那位已故克拉科夫籍教皇給他的金戒指，金戒指上刻印着十字架苦像，用拉丁文寫着‘真理’兩字。

---

公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宗教，也是最大的耶教流派，其歷史久遠，規模龐大。與正教或其他耶教宗派的主教或牧首互不統屬有所不同，公教號稱全球教會，由教廷的教皇層層管理，各地主教受教皇所管轄，也由教皇所委，成統屬關係。

北方乃世上最大的威權統治體，中央政府嚴格控制國內各宗教，當中當然也包括公教，國內的愛國公教教會，其主教神父皆由北方所委，與黨的關係密不可分。就這樣北方和教廷之間形成了矛盾，教廷把北方所委之主教統統革出教會，不予承認，而北方則加緊打壓服從於教廷的地下公教教會。

另一方面，東方在內戰中戰敗，退守美麗島，卻依舊以中華自居，雖只偏安一隅，但政權卻因為大戰中的貢獻和北方共產鎖國的政策而一直在國際上代表着整個中華。時光飛逝，國際環境的改變和北方實行改革開放，導致北方重新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同，各大國慢慢和東方斷交轉而承認北方為正統中華政權，最後，甚至連國聯也改為承認北方。

幾十年間承認東方的國家慢慢減少，到最後只有一些人口少、不重要、靠東方以金錢緩助維繫外交的國家依舊承認東方政權，除了教廷。教廷是世上人口最少、面積最小的國家，但她是普世公教教會的中心，而以世上公教徒達十多億人口計算，其影響力可想而知，可以說她是最後一個承認東方的重要國家。

教廷的保持承認東方政權表面上是教廷承認東方政權的合法性建基於自由、平等、博愛等因素，而教廷要作為世界上正義的代表，也實在不可能和其他大國一樣因着利益、戰略等因素而放棄東方改而和北方建交。

當然，也有一些歷史因素。舉例說，教廷表面上持守政治中立，但在冷戰其間卻明顯傾向反共，最明顯的是時任教皇訪問克拉科夫，接見當時克拉科夫異見領袖，被視為間接使東歐共產政權倒台。北方見此當然大為反感，為北方和教廷的關係帶來阻礙。

當然，實際上大家心知肚明，最主要阻礙雙方關係發展的原因實際上還是以上提過的主教任命、地下教會等在北方傳教的爭議。

兩國關係的轉機發生在新教皇上任以後。新教皇來自新世界，立場偏左，剛上任便已和北方眉來眼去。不過幾年，便成功和北方達成主教任命協議，由北方交出各教區主教人選，而教廷則擁有主教任命的‘最終決定權’。

教皇不理任何反對聲音，堅持與北方簽訂了協議，此時的香城正處於混亂狀態，除了教內有留意的人士，也沒太多人介意此事，而身為教徒的時任特首更對此大表支持。

誰知所謂主教任命權僅是第一步，教皇在一個月內先和美麗島斷交、跟北方建立正式關係，再把香城和梳打埠教區改為北方教區屬下，要重組為

‘愛國教會’。時任主教乃親北人士，對北方的要求一一唯命是從，一時間教堂都掛起了紅底白字的政治標語，祭壇上十字架兩旁掛上北方開國領導人和現任領導人的畫像，政治委員加入各堂區，管理各堂事務。至此，即使是相對親北、支持北方和教廷建立關係的梳打埠教徒也極之抗拒改變，這時，大家都想起淳淳提醒教皇不可貿然和北方建立關係的前主教。

樞機一向關注北方和香城的民主、人權、地下教會等議題，在任時就多次高調為政治議題發聲。甚至在退任後也一直有就不同政治議題高調評論，後來現任教皇上任，積極和北方改善關係，樞機深怕教廷間關萬里，教皇或會被左右所欺，不知北方所謂愛國教會的事實。

因此八十多歲高齡，仍一次又一次飛往教廷覲見教皇，想教皇收回成命。但其實教皇早與北方另有聯絡，但卻嫌棄樞機一向和北方關係不佳，因此特意保密，越過了樞機和北方聯絡。

教皇見樞機不停製做輿論反對主教任命協議，阻礙了他

‘開發北方大陸’的進程，索性授意教廷外交部表明和樞機劃清界線，更不點名批評了樞機一番。

樞機作為出家人，淡泊世事，自不會為教廷方面的反彈而憤怒，但心中卻既悲傷又失望，決定從此回到修會過隱修生活直至終老。

修會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四時起床做早修、舉祭，每天有條不紊的作早禱、午前禱、午後禱、薄暮禱、晚禱。

刑總受命要監察樞機這個

‘搞事份子’，跟帶來的北方年輕修士，每天都會參加所有修會的團體活動，他細心留意所有的禱修有沒有和社會主義思想有所抵觸，要會長為禱修內容作調整，後來更索性以粵語不符合全國教會規範，日常禱告、彌撒等要改用北語。



## 第二章 阿明（三）

這時先解釋一下沖突的成因。

香城與北方的邊界源於當年英國展拓界址，獨立後則依據習慣，以特區界也以此條約作為依據劃定邊界，但北治時期邊界卻略有改變。

其一是北治時期，在西北部建設的西北口岸。

其時香城每年付予北方租金，在北地租借若干範圍作口岸，並在當地奉行一地兩檢。獨立後口岸即告關閉，但去年香城已與北方重新商討，厘定了租金，讓香城租借通關設施，重新派駐入境、檢役人員，重啟關口。

同樣的共識在香城新幹線站卻不能達成，原因是香城自認是自由民主國家，不容許人權標準低於己方的國家在己國執法，不能接受在香城出現任何‘抓人’的行為發生。

親北派自然力數此行為令新幹線效率大減，然後擴大到什麼影響競爭力云云，誰知實行新入境手段，到大鵬站後讓北方通關人員帶隊於車上清關，也不過是十分鐘內的事，當年堅持要在西九龍地底搞一地兩檢的論調，如今看來簡直是笑話。

其二則是海上邊界的問題，這個問題相對卻複雜得多。

根據當年清國與英國簽訂的條約，香城東北馬士灣和所有灣中島嶼皆屬英方所有，以此原則，基本上馬士灣以北的北方領土即使是一片木板下了水，已算是越界。

片板不得下水當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英治政府都容許北方漁船可在沿岸數百米航行。

到了北治時代，北方要在馬士灣以‘中線’原則重新劃界，變相令香城海疆縮減不少。

而北界方面也在重新劃界後的新海域上填海，建起了大型深水貨運碼頭咸田港。

馬士灣是一個半封閉的海灣，大型輪船要入咸田港必先經過香城海界，過往香城北治自然不是問題，但到獨立後卻發現到對香城的諸般不公。

先是環保問題，香城東海岸一直刻意保留不開發，整個海岸是大片海岸公園環境保育區，即使是北治時代，政府都會以極嚴格的手段保護該區自然生態。舉例說即使是一扁小小的機動船要入海域，也要經過諸般申請，又要限制船隻速度、行駛速度等。

但實際上，遠洋大輪近距離借道香城海疆呼嘯而過，北治政府卻並不加以管制，連連環保評估也沒有做過。但有點常識的人也知，大型貨船燒的重油、製做的躁音、螺旋槳打起的水花對海岸生態的影響有多大。

還有大量漁民偷偷越境捕魚問題，北方漁民捕魚不講規矩，炸藥、毒藥、電擊、海床拖吊等破壞式捕魚法大大損害香城環境，香城執法者一經出動，北方漁民們便馬上回到北境讓香城難以執法。

此外，船隻途經香城境出出入入，領港、拖輪等服務對香城自然沒有任何貢獻，政府卻要使用人力物

力監控途經船隻。

獨立以後以

‘習慣’方式處理這些問題，但政府卻慢慢發現其中對香城的不公平之處，便發起要以當年英清所簽條約般劃界。

北方自然不會願意，加上咸田港其實有一半是香城企業所投資，該企業的掌舵人小超人又與政府關係良好，方可勉強保持船隻進入香城海境。

但香城也做出諸多措施保護東海岸環境，包括重劃了航道、限制大船速度、轉用低硫柴油、使用航道時間等，途經船隻也要使用領港服務、並要使用船隻繳交大額稅項。

使用咸田港的成本暴升，想不到卻救了已奄奄一息的香城碼頭業，貨運船隻重新使用香城碼頭業。

小超人在香城也有經營碼頭，生意左手交右手，影響不大也再沒有給壓力政府。

咸田港一時間生意一落千丈，加上香城加派大量執法人員嚴厲打擊偷捕，讓眾多北方既得利益者對香城恨之入骨，特別是那種借碼頭收取不見得光生意的人們，他們有冤無路訴，慢慢找尋令一些方法維護權益。

這群既得利益者中正好有駐防咸田的水陸部隊，這是由於香城獨立後，所有關口改由紅巾軍接手，水陸兩軍在防務外要兼管海關緝私的工作。

南北邊界間走私、帶水貨北上等行為一向猖獗，加上北方經濟衰退後大大減慢‘打貪’的步伐，水陸兩軍頓成肥得漏油的肥決。

有價有市，兩軍司令的要價自然水漲船高，誰知這頭高價買得司令位置的兩位領導，那頭便遇上香城對咸田港碼頭的各種擠壓，而陸界方面香城也實施嚴格控制月懸角出入境人數、禁止運送水貨等操施。

水陸司令官同病相連，收入大減之餘又不知何日可還清為買官而借入的高利貸，無事便整天在海邊的海岸巡防隊司令部狂灌白酒。

正好一位他們的好友——經營海上‘花艇’

的好友在他們喝得酒酣耳熱時闖了進來，原來是經營的花艇作天晚上在馬士灣經營時被香城警方抓了，人艇都被扣起，損失慘重。

看到這位平日服侍周到的老友哭喪着面，兩位司令登時氣得臉上脹紅，兩個酒鬼竟就此命令水陸兩軍攻擊南軍。

香城的政經中心位於港口兩岸，鵬城的心臟地區卻密鄰香城，邊界與香城不同，並未設有所謂禁區的緩衝區。

當年北方大力發展鵬城時，只想着怎樣配合北鄰香城的優勢得益，從未想過香城會得而復失，因此發展鵬城商業時從未考慮當中的國防問題。

紅巾軍失去香城加上米英兩軍的進駐使南疆國防壓力暴升，因此在軍事編制上，把鵬城軍團獨立出來

，另編鵬城軍區，監視南方。

軍區設有四個陸軍旅，另在東西海岸各備一支海岸防衛隊。

這些部隊講究

‘獨立’，遇上任何衝突，各軍司令只需通報其他司令及上頭，並獨自決定如何應對。

這是非常巧妙的做法，作用在這次衝突中顯示出來，一旦在某一段邊界有擦槍走火的情況，也不會使整個邊界快速進入全面沖突的情況。

香城方面，月懸角和英治時期一樣由本土喜馬拉軍團駐守，令本次衝突更像上世紀所發生的月懸角槍戰。至於水路，則由水警暫時改組成的巡防隊守護，這是因為東岸相對重要性沒西岸那麼高，在海軍尚未擴編完成前，僅足夠守衛西部水域。

米軍火速往北增援，數以百計的運兵直升機往北飛去，海軍陸戰隊也乘着登陸船繞往東北。

戰況膠着之餘又有米軍急馳支援，加上北方的態度看似不想全面開戰，總理盤算形勢，我軍已接近立於不敗之志，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機會！

把幾位信得過的智囊召來一說，只聽得眾人皆面面相覷，不敢說話。

就只希伯來裔的彌敦兩眼發光，道：

‘這個險值得冒，贏的不止是名聲，卻可能是數十年內的平穩發展！’

數十分鐘後，總理穿着軍服，在極接近前線的雙魚鎮前線指揮中心進行全國電視廣播。

在拍攝現場，總理刻意背向北方，好讓攝影機透過窗戶拍到背後間斷出現的硝煙。

總理和蕭啟航等皆是公關高手，此刻直播的畫面上已震撼了香城人，演說內容反而可以不用太激昂，只要夠誠懇便足夠，也就大概是叫國民不必驚慌，米軍經已出動。